一個共產黨員的獨白

一個共產黨員的獨白

這是一段真實的錄音報導。那個時候，洛杉磯時報開闢了一個專欄，一系列地探討新近通過的加州「二〇九提案」對新移民的影響，而正巧我連日來在報刊上報導多年來為大家所詬病的移民醫藥福利與養老金制度，於是主編就要我撰稿，討論最近在國會的一連串「反移民」的立法風潮。

我接到工作指派後，跑了幾趟移民局，承移民官史密斯松寧先生的大力協助，筆錄了些被列為「機密」的錄音檔案。在幾尺高的瀚海資料裏，我無意中發現了以下這段錄音；雖然它跟我寫的報導沒有直接關連，但因為它有著尖銳感人的對話，所以我就將它筆錄了下來。當然，為了維護當事人的權益，我稟持記者不洩露消息來源的職業操守，以第一人稱來描述整個錄音過程。

我所聽到的這卷珍貴的英文錄音是這樣開始的：

•

（……）

嘿。先生，你並沒有弄錯，我以前的確是共產黨員。這個你調查得很清楚。我不能不欽佩你的明察秋毫。但你一定要設法瞭解，我在申請歸化為美國公民的問卷上說謊是不得已的，因為我的過去

說起來太複雜，所以我一定得要親自面對著你，跟你陳述才成。但是矛盾的是，如果我在問卷上照實回答，那麼我連與你見面會談的機會都可能被剝奪。你能瞭解這中間的困難嗎？你千萬不要以為我在回答問卷上這些問題的時候，心裏沒有一絲犯罪的感覺。你如果這麼想的話，你就侮辱到我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的榮譽。

真的，我不是非得歸化為美國人不可，我有我不得不這麼做的原因。咦？這是怎麼啦？你怎可用這種懷疑的眼光看著我？這可不怎麼太好，畢竟在我還沒有被定罪以前，我永遠都是無辜的，這點不是你們民主政治下的司法精神嗎？

（……）

對了，對了，你這個態度就對了。

（……）

喏，你們的移民法賦予你在這一類案件上有自由仲裁的權利，這點我非常尊重；但是我懇求你稟公處理，不要濫用你的生殺大權。

（……）

不管你信不信，我真的不是如其他人一般，嚮往民主自由、或冀盼平穩安定、或貪圖金錢享樂才到美國來，我有我不得不來的理由。

（……）

嘿，這不是因為我有矯辯的能力，其實呢，要跟你們周旋，還犯不著運用我所熟悉的那一套。

（……）

是啊！我熟讀馬克斯的辯證法則，我對人世間的種種矛盾鬥爭和羣眾牽扯也有著深刻的瞭解。但那又怎樣呢？這並不表示美國人就比較天真一點。是罷，說穿了，大家都是同行，所以咱們彼此也不要互相隱瞞了。你們表面上雖然天真，但是維護起自身的利益，你們的技巧也是一流的。

（……）

你不要那麼激動，我這可是在恭維你哪。可不是這樣子嗎？你們游弋於議會上，不止處處顯得老奸巨滑，而且你們藉著議事章程來控制政治現實的技巧，實在令我不得不欽佩。

（……）

我其實不是在挖你的瘡疤，你不要多心，我只是老實地陳述一下我與階級敵人鬥爭了數十年的觀察；因為從某種角度來說，咱們都是在做著同樣的事兒。

（……）

你稍安勿躁，讓我解釋一下，你就有譜兒了。哪，不管是對的或錯的，或是正的或反的，你們夾在民意現實與政治現實之間，雖然心思格外地靈巧，但是做多了，或者事情失控了，你們也經常會發現要隔開這兩個現實的無力感。

我們的政治現實比較單純一些。這點我們或許幸運些，因為我們的民意沒有像你們一樣有那麼大的殺傷力。我並不是說我們那兒沒有羣眾反應，我只是說，我們中央宣傳部對共產黨這個賴以起家的宣傳機器有著外面所無法想像的技巧。在這種嫻熟的技巧下，民意就輕輕巧巧地被規勸或導引了；民意不得阻擾破壞，我們推動起一切事務來就比較能得心應手。這點我們做得比你們高明。

當然啦，我們也有類似議會與議員的組織架構，但是我們不這麼麻煩，既要勞師動眾又要浪費公帑與人力去搞選舉，我們直截了當地用任派的。這麼一來，一切都顯得很有效率，而且上面的命令也比較容易下達。更何況，這些人民代表通常都是我們彼此相識的老革命，不然就是老革命的兒子或部屬，因此有甚麼事情，也就是一通電話就解決了。在這種相互信賴的基礎上，我們才有可能替羣眾節省下來數以億計的社會資源。這點我們做得比較有社會良心。

（……）

我不知道你是甚麼意思，不過我們做起事來比較不會有「前有狼，後有虎」的顧忌倒是真的。

（……）

不是，不是，我們不是欺上瞞下。嗯，這該怎麼說呢？我們的確不需要太過注意羣眾的反應，因為我們在做任何事情以前已經一再強調，一切都是為羣眾而做；既然有言在先，羣眾也有了相當的體認，所以我們就不需要重複地說，以免顯得有些矯情。

你我雖然是兩個制度，但在權力的爭奪上，其實是不分軒輊。你搖頭是甚麼意思？不同意嗎？嘿！你們老是批評我們內鬥頻繁，你們難道就高明了嗎？你別老是搖著頭，裝著一副天真的樣子，我就是看不慣你們那種故作無辜的天真。不以為然呀？哼！你們的選舉唬得了外行人，要唬我可就差遠了。不說了，今天是你審我，不是我審你，咱可是弄得很清楚。

（……）

好罷！我就說說罷……你們的選舉人在選舉期間涇渭分明，互揭瘡疤，而且將所有的問題擡至桌面，徹頭徹尾來一次總清算。這不是內鬥是甚麼？你們有水門案，有外國政治獻金醜聞，真的能做到超然無私，只有鬼才相信。

你我唯一的不同是，你們大張旗鼓地弄得跟大拜拜一樣，我們卻含蓄沉穩深怕影響民心；你們有層層的法律規章規定選舉的程序，我們則全憑掌權者的明睿判斷。這個差別讓你們造就了一批貪婪的律師與政客，我們則節省了大量無謂的浪費。我剛才說的，我們比較有效率，就是這個意思。

（……）

不錯，不錯，你們的選舉一落實，政府立刻恢復正常運作；我也不忌言，我們的人選一圈定，黨政運作的確還需要一段適應期。不過你也不要忘了，你們是內閣制，所以總統人選一換，內閣立刻總辭；我們不同，我們只更換幾個重要的領導，於是底下習慣性地會產生一股暗流，處心積慮想衝出層面，謀取地位來維持權力。這不是挺自然的反應嗎？

（……）

是啊！如果接班人黨性穩固，人脈活絡，那他可藉著廣大的黨國元老壓抑不平的同志；如果他無法做到這一點，那麼無論他是如何地雄才大略，也無法在那個位子坐得安穩。當然，究竟是哪一股暗流將匯集成巨大的力量，並不是我們可猜測的，所以敵友不明的狀況就造成內部的惶恐不安。這股暗流造成政治的不穩定才是你們批評我們內鬥的主因。

其實你們何嘗不是如此？對權力欲望強的人來說，不管是甚麼派系，他們還不是保有自己一套人馬？縱使表面臣服，爭奪權位的潛在意識卻隨時存在。這種情形在權力衝突尖銳時益發明顯，而且因為他們大都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想法，所以那股力量也相當難以平息。這你不否認吧？

（……）

我不知道你這是從哪兒聽來的，不過呢，國內是有一些不太好的社會現象。這個在你們這兒有很多報導，我也不必過份去掩飾，但是欺騙與說謊之所以蔚為風氣的確是有著它的歷史與社會背景。喏，從概念上講，欺騙是不好的，但在我們那兒的政治氣氛卻是每一個人的正常防衛行為；我們不止同志間彼此保密，對上級的監督更是需要掩飾。

（……）

啊？不是，這不是我的意思，我們同志間雖然彼此保密，但是合作之心仍是誠摯無比┄┄這種兄弟般的感情以及那種攜手抵肩、同甘共苦的精神，從我們父執輩在長征的時候就一直保留著，但是因為共產黨是直線負責的系統，因此不可避免地就形成了同志對組織內領導的一種個人崇拜與服從的態度，從而發展出層層監視與道道關卡的組織架構。雖然如此，但是同志們在遇到必須互通聲息時，那種跨部會的同心協力精神還是無以倫比的。雖然有時它不免會形成一個個嚴密的小集團，但是它的出發點不一定就是壞的；反過來說，誠實雖然是好的，而且應該存在於每一個人的心中，但是卻不能因此就說它的起心動念都是好的。

（……）

嗯？是嗎？我自己倒沒有這種感覺，也許是罷？我這樣說好像顯得頗有哲學意味，但其實這是因為共產黨員一定要有出離塵世的修養……喂！你不要弄錯，我不是在談宗教，共產黨員都是無神論者，這點請你千萬不要搞錯，否則我下面要說的都會變得不倫不類。我說的出離塵世，並不是要我們的同志找個深山躲起來，對著一個石灰鑄成的菩薩像，日以繼夜地膜拜著；我說的出離是斷絕今生的貪著，也就是督促自己將一切的行為與目的和羣眾的利益相結合，而不去貪圖任何的成果。沒有這種出離塵世的修為，就算在領導前面起誓剋守共產黨章也是沒用的。

（……）

唱高調？你真是膚淺得可以囉！以前的共產黨員你真是不得不佩服。在毛澤東時代，共產黨員事事走在羣眾的前面，流血流汗沒有一個人眨一下眼皮，那種犧牲奉獻的心胸有著對廣大受苦羣眾的慈悲心懷。他們對人世間的舒適與貪愛均予以鄙視，而以一種大無畏的力量去排除萬難，為社會鄉里造福。唉，我是多麼地嚮往這種情操！其實何必談宗教？這種情操本就是菩薩心腸。

你甭打岔！我知道你要說甚麼。是的，現在是不同了，我自己心裏有數。同志們樣樣落後，只有賺錢搶在前頭，世間的貪愛與生活的舒適成了共產黨員唯一奮鬥的目標。唉！唉！唉！這種腐蝕來得無聲無息，倏忽間一下子襲捲全國，速度快得無法想像；大家都還沒有心理準備，從中央到地方，立即形成一股競相貪汙的局面……其實這是因為在很久以前，共產黨已經降低了吸收新黨員的要求，而黨員申請入黨也都只以自己的利益與進階為訴求，所以原有的出離本質就不見了。唉！他們早把服務羣眾的崇高理想放諸腦後。我看了很難過，我父親更是痛不欲生……哼！不是這樣的話，你想我還會坐在這兒接受這種類似審問犯人的待遇？

（……）

我今天在這兒不得不擺著低姿態，但這並不表示我贊成你那一套審問我的方法。當然今天如果你我對換角色，我不知道我是否會有你那種耐性。這個結果是環境使然，我不怨天尤人；沒有人強迫

我來申請歸化入籍，所以我落在你這兒接受這些折騰，也可算是我自找的……你愈說愈不像樣子，我鄭重地向你抗議你這種態度，藐視我作為一個公民申請人的權益。我不願再接受你的審問，你去請你的主管出來，我要跟他說說話……

（……）

你有最後裁決的權力？就算是最後裁決，我也不願屈辱我的人格，我們之間沒有甚麼好說的，我要求你立刻停止錄音。

（……）

道歉？

（……）

你的上級重視這段錄音？這倒奇怪了，我也不是甚麼舉足輕重的政治人物……是嗎？這麼說來我是有點小題大作了。好罷，我儘量配合你的問話就是。

（……）

說得是！說得是！咱們是應該彼此信任，否則這段錄音就進展不下去了。希望你能原諒我剛才的衝動，不過呢，如果我剛剛不這樣說，你很容易會有先入為主的偏見，以為我有說謊的劣根性。我知道你對我們共產黨員沒多大興趣，我這就要說到為甚麼我非得說謊的原因了。

嗯，你知道大陸上正發展著如火如荼的經濟開發嗎？是啊！怎能不知？他們把全球約十分之一的資金都吸收套牢了，弄得全世界的經濟首腦不得不牽就他們。嘿，這一招真是高明，因為這套「以經逼政、以商逼官」的策略已逐漸地顯示出效果了。

（……）

你不信？怎麼？咱們不是才說要開誠佈公的嗎？好罷，我就舉個例子來說，不久以前，他們把幾十億合約從美國的波音公司移到歐聯的空中巴士，以至於弄得白宮跳腳，這不就是以實質經濟利益

迫使著克林頓約束李登輝嗎？聲東擊西嘛！老一套，這個不稀奇，我也會耍……不，不，我對你可是直言不諱，絕不敢聲東擊西。嘿，嘿，我剛才說到哪兒了？對了，對了，經濟開發！嗯，鄧小平同志這一招「改革開放」其實也是被逼得走頭無路才想出來的，為甚麼？全國都已經潦倒到底了，不這麼刺激一下還行嗎？看你這個問題問得多沒技巧！

（……）

他老人家我是絕對忠貞愛戴的。為了推行這項政策，他不知背負了多少動搖馬克斯根本思想的指責。你不要看他那麼一個小個子，他平服黨內顛覆力量的果敢與決心，就算是十個巨人也比不上。這是全體國民對他產生信賴的根基所在，否則在那個政治氛圍，誰也不敢輕舉妄動。

（……）

咦？你還熟讀中國近代史嘛！不錯，不錯，他斷然放棄「階級鬥爭」，大力推展「改革開放」經濟政策，可以說是順應潮流，但沒有他當個領導支柱，整個黨政機能是動不起來的。還有呀，這個膾炙人口的「黑貓白貓」喻言你聽說過吧？

（……）

是呀！他這麼輕鬆地一講，居然令中國脫離了意識形態鬥爭而逐漸擺開貧困。你是不可能理解的，這個聽起來好似不怎麼樣，但是內部卻是波濤洶湧。藝術化的東西原來就是這樣的嘛，雖然看起來平淡樸實，但是對後世的影響卻是潛移默化……真的是這樣的，沒有他的話，今天中國不知會變成甚麼樣子……長話短說罷！在他的南巡講話後，重慶市開始著手準備迎接第二波的長江沿岸開放政策推動，那股勢頭來得極為猛烈……

（……）

for the record？你真是過份認真了。好罷，就留個記錄吧……你想知道些甚麼？重慶市位於嘉陵江匯入長江之處……長江你總知道吧？嗯，重慶市依山傍水，是一座山城，是中國西南地區最大

的城市，也是一座兵家必爭的歷史名城。喂！你到底還想知道些甚麼就直接說吧！咱審問人從來沒有這麼嚕嗦，甚麼 for the record?要我談重慶市，你那卷錄音帶還不夠錄！

（……）

這就是了嘛！你年紀輕輕，雖然有律師執照……

（……）

怎麼知道的？你背後那張又蓋鋼印又簽字的律師證書不是給人看的嗎？

（……）

我的經驗哪能不豐富？從來也只有我審問人，哪輪得到別人來審問我？

（……）

你這一打岔，都到哪兒去了？嗯，鄧小平同志南巡後，香港的一批地產開發商就透過層層關係送上來一系列商場開發計劃。喏，等等，我的家人可都還在重慶，所以你一定要答應我，你會將這些資料保密，還要替我隱姓埋名。你可千千萬萬要信守諾言，免得他們遭受不必要的盤詢。

（……）

其實呢，你們這麼大費周章地要我來澄清，實在沒有必要。是嘛！如果我申請政治庇護，你們不是也得照章審理嗎？我只是不願做得太絕情，以免給我的家人找來麻煩，但看到你們這樣把我當成犯人般地詢問，我不禁想起申請政治庇護可以受到的禮遇。

（……）

詳細的情形我們也就不要多說了，你的資料上寫得很清楚，我的確是利用香港的船王鮑珮強與地產大王呂華煜的關係建立私人的管道。我是給了他們不少方便，使得他們在重慶市的土地開發投資順利進行；他們也幫了我不少忙，使我順利地到美國來。這段經過牽涉的人太多，我不想多說，我只回答有關我個人的部份。

（……）

不錯，我是親手處理那幾筆金額非常龐大的土地開發案子，這當然跟重慶市快要升格有關……甚麼？你這是甚麼奇怪的問題？重慶市就快要被升格為國務院直轄市了，你都不清楚？這就比較麻煩了，看樣子我得費點腦筋來跟你解釋一下國內的政情了。

唉！這應該從何說起呢？現在長江三峽正在興建水壩，這個你知道吧？不知道？喲！他們實在應該找一個中國通來與我面談的，這可以減少彼此間很多猜忌。雖然我一個外來人不應該批評，但以我多年的行政經驗來看，這充分說明了你們這個移民機構效率的嚴重缺失；這麼一看，也就難怪所有的移民與你們打過交道後，沒有不批評你們這個機構比中國的衙門還要衙門。

（……）

嗯，香港方面在重慶的土地開發投資了好幾十億……我的報酬？喂，你不要弄錯，我從沒支領香港方面的薪資，所以大概他們只把這筆錢當作顧問費吧！唉！我是收了錢，這點我不否認。我儘管從來對金錢都不太在意，但那次我卻也不禁全然地神經緊繃，無法置之不顧。

我可是一輩子也沒瞧過那麼多錢，所以當我看著那籃水果下面的金鐲子與現鈔時，我的目光變得飄飄盪盪，想笑，不敢笑，想哭，卻又不知為何要哭。我的思緒急遽地竄升至浩浩天雲萬里，窮極眼力也看不見它的邊際，卻只見層層疊疊的雲絮一縷縷的白，絲緞的柔軟；時光好像就在一剎那之間凝住，滄海桑田卻在眼底下翻騰而過。我恍然領悟，一股急欲甩開束縛的思緒立即超乎萬物之外……馬克斯的唯物辯證法則忽然之間不管用了。

我想到了這個，當時怔住，眼角滲出淚水，然後慟哭不已；背脊流過一道又一道的冷汗，整個人有若沉浸到冰窖裏，內心深處的另一個我卻一分一秒地逐漸甦醒……我重重呼了一口氣，然後望著熱騰騰的呼氣在冰冷的空氣中形成一團霧影；我急急忙忙地在霧中尋找模糊的身形，卻只見魂魄迷離恍惚，若即若離，而身影迴盪依稀，非隱非顯。我瞥見自己目眥欲裂的表情，忽然懼怕起來。

不知怎麼搞地，割捨過去的壯士斷腕的決絕心意，就在此時油然在心中升起。不論割捨是對是錯，它就這麼地在心中交替地輾轉著。我後來慢慢地習慣了這種感覺，竟然也就認同起來。

想來真是不可思議，人的轉變會是如此地奇妙。我一有了這麼一個心思，突然發覺三十多年來的共產黨員生涯竟然光棍得身無恆產。雖然如此，我仍然不想貪汙，因為我深刻地感覺到，我有唾棄這些人的心理已然是不可饒恕的背叛行為。我只是需要那筆錢離開他們，但我實在不想去加重他們的財務困難，因為再怎樣，大家都曾經是同志。

（……）

瞧你那樣子，你不要幸災樂禍，我並沒有放棄馬克斯主義，我只是對現在實行的資本主義策略有了矛盾……你不懂啦！別自以為是地胡說八道……

（……）

甚麼？人口眾多吃掉了經濟成長效益？……這個我不否認，但是人口眾多卻意味著廣大的消費市場，你為甚麼非得在文字上作文章呢？你可不可以問些別的？

（……）

中國年年歉收，因而導致全世界穀價暴漲？這是誰說的？世界糧食組織？……真是信口胡言！哪，這得看你想聽哪一方面的，咱們政府可是宣稱農產年年豐收哩……不談這個好嗎？

（……）

是呀，鄧小平同志南巡，第一次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沒錯……喂，你弄不清楚啦，我告訴你，總體規劃經濟只是將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做為一個策略來促使國營企業汰舊換新……

（……）

不資不社、指鹿為馬的經濟制度？嘿，年輕人說話不要那麼苛薄……共產黨有的是辦法，而且羣眾情結也早已從文革的陰影走出來了，犯不著再去刺激。說你不懂，你偏要充中國專家，所以世界

上中國專家多得數也數不清，其實哪一位才算真正的專家？在我們那兒，有我這種矛盾的心思其實是最為可憐的。不多說了……我並不想到美國這個資本主義的國度來，但何處是真正的共產主義樂土？蘇聯瓦解了，東西德合併，北韓遍地餓殍，古巴難民潮洶湧。我應到哪兒去？

（……）

喏，對不住，惹你笑話了。再給我一張紙巾吧。我很久沒有掉淚了，多年來的恐怖鬥爭，早已令我忘懷了掉淚的憂傷。唉！幾番暮雨朝雲，一夕夢幻泡影；我在慘痛的政治運動裏算是嚐盡了人間冷暖，深刻體會到「事業旺騰，車輛不斷流；家業敗落，迎面不認親」的意味。萬沒想到，這種世俗的涼薄在我們共產黨的同志裏竟然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自己其實相當迷惑，資本主義那一套鼓勵貪婪與刺激競爭的作法，無可避免地利用通貨膨脹與預支消費的經濟策略來摧毀人類溫和與保守的本性。我對它沒有信心，更厭惡其中貪婪的成分，但共產主義那一套又走不通。唉！你我其實都很可憐，掙扎不出一個好制度……

（……）

是啊！你說得好。改革開放本來只是一個社會主義制度下的資本經濟策略，但是無可奈何地，幹部同志卻將之泛政治化，於是改革開放變成一項政治運動，將社會潛伏的正義精神扼殺殆盡。唉！這些腐敗的幹部不學無術，常是推波助瀾，上下欺瞞，於是社會普遍沒有了義氣。我看著很是哀痛。

（……）

中國怎會沒有人才？只不過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通常在歷代墮落的社會中，本能地以獨特敏銳的感受力，從黑暗、罪惡與痛苦裏覺悟到憂患意識而立刻回到哲學上去。這種追求較高的精神境界的作法，使得他們大都變成一些與社會脫節的歸隱自然的清高之士……

（……）

你是猶太後裔吧？……那你怎會這麼問？

（……）

嗯？現在的確是個文化衰敗的時期，知識分子要回歸自然比較困難；大概就是因為這樣，中國現在更是造就了一批膽小如鼠的讀書人，不止自己沒有創造性思想，連模仿與分析傳統的思想也成了畏畏縮縮。這種固步自封的態度對整個社會無異是一種文化的封殺……

傳統教育當然是重要的。可惜的是共產黨的「文字改革」增加了一般人瞭解古代哲學的困難，「破四舊」更是燒盡了傳統的真善美價值。原本外來的馬克斯唯物理論帶給中國貧富懸殊的社會一線希望，但現在卻又讓死而復燃的資本策略弄得面目全非。讀書人在感嘆憂患意識的無著落時，竟發覺他們無路可退，於是一股腦投入賺錢的行列，迷失在金錢的追逐。這不能不說是中國讀書人的悲哀，也是中國文化的不幸。

（……）

當然，當然，你的看法也對。這不完全是他們的過錯。的確，在大一統的威權政令不得下達的時候，公安權力的確有暴增的跡象……警察干涉的結果是會刺激行政幹部官官相護，轉而將貪汙蔚為風氣……所以喲，社會哪能安定呢？大學生久已不知何為尊師重道了，整個社會因此充滿了無學問、無品德，但有權術的流離份子。唉，不說了罷，挺傷感的。

（……）

我怎會知道有權術的人無學問、無品德？你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好罷，我就再說說罷……呵，呵，從中國「波浪型的文化發展史」來看，歷代衰世的知識階級因為能超越一般人去感受刺激、憂患與痛苦，而產生很大的覺悟，進而產生新的學術生機，帶動了整個社會的思想；但是可惜的是，這一批人在文革中全數被殲滅、銷毀了，而活著的知識分子對政府破滅了希望、否定一切現實的政治以及鄙視一切政府權利的劣行。由於「儒釋道」哲學思想被連根地拔起，知識分子對社會上的現實生活的希望破滅了，以至於產生「無政府」思想。這與政府加強控管的組織架構正巧相反。

當然這種「無政府」思想的產生不是一朝一夕的。你想多年來在權術政治的運作下，掌握政權的人大都不學無術，所提升起來的黨務人員也大多不是從正當高尚文化修養培養出來的，因此個個都沒有甚麼品德。整個社會在這些人的控制之下，哪能不產生政治、社會、道德與文化的墮落呢？

（……）

怎麼？這還不明白？這麼說罷。居上位者圈選繼承人時，常在黨政運用與對同志的關懷之間，作出不那麼可靠的平衡。倘若黨政瞭解得透澈、運作得超凡入聖的話，或可原諒掌權者缺乏對同志的興趣；但是大多時候，他們對同志的控制都超過他們對黨政機能結構的不熟練，所以縫隙叢生。咦？愈弄愈糊塗？

（……）

歇歇吧，可以了，我真的不願再說了……或許我是真的落伍了。其實大家都無產不是很好嗎？是罷？家產愈多，煩惱愈多；私心愈重，貪念愈熾。咱就不說獨攬獨佔對社會資源造成的浪費，他們臨死前也會增加困擾，走得不安穩。這不是很明白的道理嗎？怎麼大家都看不到這一層次呢？

（……）

你這麼說也不太對，我到現在都非常尊敬我們那兒一些操守清高的共產黨同志，他們直到今日仍然潔身自愛，終生信守毛澤東同志教導我們的服務羣眾的精神，但顯然地大家都敵不過潮流，因此有人哀傷，有人悲痛。雖然私底下都很痛苦，但都有無能為力的感覺。

（……）

我無法面對這些忠貞的同志，尤其是我收下了那筆酬金後，我更是羞愧與他們為伍。這真是說不清呀！我只是需要金錢離開那個環境，但我卻羞恥自己的變節行為。唉！良心的鞭韃其實最難熬。我每天拖著疲憊的身軀，想著家就像面鏡子，而每次回家就像照鏡子，照著我黔驢技窮的面目，於是在失去自我的日子裏，我逐漸害怕回家面對妻子，更害怕家裏四周迎面而來的凝縮氣氛；外面也不好

過，烈陽下的砂石地老是滾燙，晒得我整日頭昏腦脹。唉，這個覆天蓋地的自譴好似一個深淵，一經陷入，就永無脫困的機會。

（……）

我真是不想貪汙，如果有那份心，我幾百萬也賺到手了。但是我從不想貪汙。雖然如此，在我收下那筆酬金以前，每個人都認為我貪汙，因為我在那個位置，每年有幾十億元過我的手，所以惹得人人眼紅，都認為我貪飽了。連我這次利用香港與重慶市的關係在美國設立公司，也被同事認為我在美國有個美金賬戶。當然他們的推算也是有道理的。你想想我這麼一個共產黨幹部，連獎金加起來，一個月的薪資也不過七、八百塊人民幣。一趟由重慶到北京再到洛杉磯的機票，就要花掉我一千多元美金，他們就議論紛紛，如果我不貪汙，怎可能用一年多的薪資去買一張機票？

這個私下排擠的作法在我們那兒真是一點辦法也沒有。不論是甚麼職位或是甚麼關係，也不論我花多大的力氣去維繫，反正結果都差不多。雖然我暫時有了權力，但是一個潛伏的更大力量就隨時俟機以待，或反撲，或突擊，時機一到，它總有法子將我排擠下來。這種謀奪權力的案例，從中央到地方，天天都在進行著。

（……）

你不要嘲笑我！我也不知道為甚麼我們會在這種制度下掙扎不出。你說得不錯，或許這跟我們大力摧毀中國的舊思想有關罷？我想一個國家的萬世建設應肇因於文化理想與精神價值，但是我們卻在「破四舊」與「文化大革命」中將之摧殘。

其實共產黨也是很為難。我們多年來仰賴的是馬克斯主義，偏偏現在走的是市場經濟。沒有了中心思想體系，於是江澤民只好鼓吹「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但是我想連他自己也說不明白那是一個甚麼東西，因為其實他最鼓吹的就是他最欠缺的。你說這是不是很嚴重呢？你可能無法體會，因為在美國這個國家，意識形態並不重要，但在我們那兒，意識形態不穩固，社會立刻動盪……

掌權的人體認到精神文明的欠缺是造成今天社會動盪的根源，但卻無法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精神價值。這個很困難，因為這絕不是江澤民一個人的過錯，也絕不是短期之間可以建立的。在多年來的政治運動裏，教育、文化、道德等等精神建設幾乎停頓，社會裏盡是些無根無柢的流離份子；沒有了文化的背景，執政者的政治智慧與憂患意識就有了偏差，於是他們釐訂出來的經濟制度與發展出來的軍事力量，就多多少少地帶有政治戰鬥式的麻痺作用。這種推動方式完全不承認精神價值應由大先知先覺來領導，也幾乎完全漠視人的心靈與道德體系，卻反而加深了羣眾鬥爭的本能與機會。我很擔心這種社會教育抵不過兩代人事的交替。

我說這些話其實是帶有無限的悲憫，因為這些掌權人被共產體系的機能所束縛。他們並非不想改革，只是希望能在黨政機制之下改革，但是在這個體系發展出來的改革，大都沒有真正的中國傳統精神與文化思想的創造性。這才是悲哀的根結，唉！現在真是中國歷史上文化陷落最劇的時代。

（……）

為甚麼要到北京轉機？你耳朵倒是挺尖地。其實這並不稀奇，這就譬如你們這兒的州議員不是有時也得到華盛頓特區跑跑？華盛頓特區是首都，參、眾兩院的議員不去溝通一下，萬一有個急事，臨時要聯邦政府撥款或甚麼的，那就得大費周章了。

你這麼瞭解以後就簡單多了。北京是首都，有很多重慶地區的人民代表在那裏，需要我去聯繫打點。這點在我們那兒可能比你們這兒還重要，可以說是非常、非常地重要。因為我們這些人民代表大都不是真正在首都扮演監督的角色。這不是他們不盡責，而是在共產黨的黨政運作下，立法並不能獨立，司法自然也就攪在一起了。這種行政、立法與司法集中在中央政治部的作法當然有它高效能的一面。你們是無法瞭解的。整個黨政運作起來如臂使指，不需要耗費太多的人力資源，通常傳遞得很迅速，所以私下溝通就顯得格外重要。

（……）

當然我也是趁著這個機會到北京跟我的女兒敘敘。是啊！我女兒已經工作了。這看不出來嗎？其實我結婚是早了些，唉，我當初年輕氣盛，又有權勢，一看到歌舞劇團的美女在舞臺上輕歌妙舞就有些迷惑。嘿，惹你笑話了，是啊，是啊，不愛江山愛美人，我當初也是被同志們這麼取笑的，嘻，可真難為情。

（……）

是呀，我女兒是被分派到北京去工作的……你的問題我不太懂……

（……）

喲！怎麼？你不是說你對大陸的情況不瞭解嗎？怎麼你這個問題問得好像你是北京通一樣呢？你對咱們的制度還挺熟悉的嘛！看不出來我們這招盤問人民敵人的技巧，你也是相當嫻熟。嘿！弄到最後，恐怕天真的倒是我自己；看來我得小心一點，以免中了你的圈套。

（……）

……說罷。我能不說嗎？嗯，我女兒在北京工作，當然也可以說是靠著我的關係。這個我不像別人，敢做不敢說，活得窩窩囊囊，沒一絲骨氣。我不怕難為情。哪一個不是這麼做的？哪一個不是拼命找一些在北京有權勢的舊識？想想嘛！當初大家在一起打江山的時候，父執輩都在同一條山坳裏灰頭土臉地躲著國民黨的圍勦，這份患難與共的情誼你說可是不比尋常？更何況我與我父親這麼多年來的黨齡加起來，只怕比鄧小平同志還多，你說調個女兒到北京鋪路照應，還會有問題嗎？

同志們彼此有幾兩重，其實大家心裏都相當有數。咱們在一起得了天下，不能不說咱們有幾分福份。但是呢，大家的這個福份時顯時隱，或一前一後，或化整為零，大多不是一個完完整整、一起出現的福份。同樣地，災禍也是一樣地。而且因為福禍相當，強者大都敵不過禍端，弱者又都逃不過懲罰，所以弄得大家糊裏糊塗地輪流挨批鬥。唉，咱們得要承認，咱們共產黨有得天下之能，卻無治天下之才。要興邦建國，光靠咱們那一套鬥爭的把戲也實在不成。

（……）

你這句話問得頗為藝術，但是我也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反正我決定離開後，我卻發覺我到處開罪人；不是領導說我黨性不堅，就是妻子說我拋家棄子，不然就是大姊二姊罵我偏頗虛榮。我這還沒有說到我媽媽。在她的嘴裏，我根本就是一個欺師賣祖的無恥之徒。是啊，這可不是挺悲哀地？連家裏人我都無法取得諒解，我做人也真是失敗得可以了……

唉！其實他們都不明白，我毅然地決定離開奮鬥了三十年的祖國，不就只是為了堅定我個人對馬克斯主義的思想嗎？當然，我同時還希望能在這個世界上，尋找一個可以接受馬克斯思想的地方。倘若尋不到，那我則希望能找到一種足以取代馬克斯思想的智慧。

我的果敢顯然得不到家人的諒解。這點我不後悔。哼！若無冥冥之志，安有昭昭之功？唉呀！唉呀！其實何必多此一舉？真能找到的智識也不見得就是我們所能依靠的經驗，不是嗎？真能找得到的，其實就不是我們所要找的了。

聽不懂？你這麼一說，可就是在損我了。我們共產黨員不喜歡這種氣勢凝人的壓迫。唉！唉！「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我是不在乎任何人的褒貶的。

（……）

到美國來討生活實在不得已。你看看，我攜帶那麼一大袋人民幣到銀行去兌換美金，出門來卻只得一小束，連袋子都不必用了，嘿，我這麼放進口袋裏，連個口袋都塞不滿。

（……）

喲！連她的事情你們也打聽清楚了？你們的情報工作的確令人佩服。看來我如果不談談，好像就顯示不出來我的誠意了。哪！她倘若不說她是大陸來的，我一點也看不出來，或許因為那是個雨天吧。她裹在藍色蓬頭的面龐顯示出一股清新秀麗的嬌美，以至於她對環境陌生的慌張就顯現不出來。嘿，她這麼地撂下頭罩時，我居然有了一輩子都沒有的異樣感覺，想來這就是所謂的業緣罷。

（……）

咱們都是男同志，說點葷笑話也沒甚麼關係。嘖，嘖，你不知道呀，咱在重慶呼風喚雨了一輩子，可從來不敢有偷女人的想法。你想以咱在黨內的地位，要弄個女人還有甚麼困難？但是不成呀！只要想到我的父親及我的前程，我就只得忍了下來。或許我的位子還不夠高，我也聽說有些高居要職的同志夜夜春宵呀。不管怎樣，沒想到來了美國，我倒是一下子全給解放了出來。

這個女人生了一個小孩，但那個身材，凹是凹，凸是凸，弄得我神魂顛倒。而且她不到四十歲的年紀，正值需要慰藉之年；她的先生在蘇州撈飽了，死守著油水甚豐的位子，捨不得退下來，但又怕局勢有變，到頭來血本無歸，於是只得先遣老婆帶著孩子來鋪路，不料卻把老婆給弄丟了。

（……）

怎麼過來的？投資簽證呀！你這是考考我？這幾乎是這一代與外界有生意來往的共產黨員慣用的一套技倆，你能不知道？哈，通常來說，他們先維繫與國營大企業的關係，然後與內部的舊識開家小公司承包單位業務，再由大單位出具證明聘請國外的律師申請投資簽證。不過就是兩、三千美金的律師費罷！來美以後，他們大多再想想其它的辦法弄張綠卡，然後就留了下來。

我本來也是打算這麼做的，但是不料重慶升了格，一大批跟國務院有深厚交誼的同志在旁虎視耽耽；我瞧著只得見好就收，自己先行走路，以免整肅不聲不響地掉在自己身上……你知道的，現在的黨員已經沒有了我們以前那麼強烈的出離心……

（……）

唉呀，新移民的困擾不是你這個土生土長的猶太後裔可料想得到的。就拿她來說罷！她來了之後，被這些移民的問題弄得團團轉。幸運的是，她的周圍有一羣基督徒，熱忱得不得了；她常是一通電話，立即有二、三個人帶著她四處去購物、辦駕駛執照、工作卡、綠卡等等，只不過禮拜天一定得跟著他們去教堂，否則他們就認為你是神所遺棄的羊隻，而逐漸對你冷淡了下來。

……我本來不瞭解這些信教的人。你知道的，我們共產黨員都是無神論者。但接觸久了，我才發覺，不管甚麼教，這裏面的教義有一種安定人心的力量；我又發覺，資本主義對人心貪婪的鼓動，在這裏面有了平息的作用。

我看到這個基督教博愛精神在無形中平衡了資本主義對人性的摧殘，不禁想到國內在吃大鍋飯的時代；我們不鼓勵私心，而以民族主義的狂熱來激發社會主義意識，同時以各種名目的政治運動來追求社會主義理想。這中間強有力的領導自然是毛澤東同志。那個時代，真的，我可不是胡吹亂扯，整個中國社會真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

你甭打岔……甚麼？不錯，不錯，那個時候，我們是窮，或許真是沒甚麼可偷的罷，但是人人幹起活兒來，可都是不要命的。我們從不知道要加班費、獎金，晚上還得拿個小板凳聚在馬路邊聆聽政治課……廠長與技術員的薪資都一樣，甚至高職稱的技工每個月拿的工資還比廠裏的書記高些……你是不是不想聽？我可以不說，但是……好罷，那就請你把香煙熄掉……

……那時，全國民眾只有一種崇高和諧的精神表現，真的，你不要懷疑，我知道連西方的社會學家也極力推崇中國領導人的膽識與遠見。這種追求「烏托邦」理想的勇氣，從希臘哲人柏拉圖以來就沒有一個政治家敢嘗試；他們都只是空談，但是咱們毛澤東同志大膽地做了……他做了，他稟持著共產黨員悲天憫人的出離胸懷，獨力對抗沉痾的中國醬缸似的傳統文化，就這麼干冒天下之大不韙地做了，我為他不計歷史評價與個人成敗的偉大行逕，替中國人感到驕傲……嗯，謝謝你，我真是有點情不自禁……

（……）

你這個微笑帶有太多的涵意，我搞不清楚你是甚麼意思？……話哪能這樣說？你聽過雷鋒吧？焦裕祿呢？孔繁森？都沒有？你們這些資本主義的官僚有時實在封閉得可以了……喏，雷鋒代表勞動羣眾，焦裕祿代表革命幹部，孔繁森代表拓疆先鋒。他們一輩子不顧自己與家人的生命財產，而全身

投入鄉里建設，為勞苦的羣眾奉獻出性命。那種無私、無我的精神不是你可想像的，而且羣眾那種對社會的熱忱也不是現在這些個體戶可以比擬的。

（……）

怎麼？不想聽了？我只不過是說說咱們社會祖國好，你就受不了了？真是沒有一點風度……

（……）

我呀？我住的地方正好相反。你知道的，我那個房東是個佛教徒，嗯，不過他不是神經兮兮的那一種，是屬於相當理性、不盲目迷信的那一種。我這麼說可不是胡亂恭維他。真的，舉個例來說，當今美國社會有誰會放下好好的工作不做，躲在家裏寫小說？哪，他所放下的工作可不是一般的工作哩，那可是洛杉磯縣捷運局的輕軌策劃經理。一個中國人能混到這樣也不是很簡單的吧？但是他說放就放，那就顯得更加非比尋常。

（……）

嗯？當然，當然，你說的不錯，他的工作詳情我也不知，不過他每天都在家倒是個實情，另外他沒有收入也不假，因為他所寫的小說老遭到退稿。你看他雖然沒有工作，但卻還能應付那棟大房子每個月兩千多塊的開支，這不能不說是家底雄厚罷。不管怎樣啦！我租他的房子，唸我的英文，打我的工，也不妨害他拜佛、寫作。但他老不出門，就多多少少給我跟她造成不方便。

……我住到他那兒去，也真是一個奇妙的因緣聚合。你想想看，他一個佛教徒搞唯心、唯識，我這個共產黨員卻又只相信唯物，於是在那棟高聳寬敞的客廳裏，我們就經常一來一往地爭論著。我萬沒想到我熟讀馬克斯的辯證法則，在他面前竟然討不了好……

（……）

你可不要這麼說，我在同儕之輩可是出類拔萃，對馬克斯思想的研究絕非泛泛。但是他的歪理一大堆，而且他可以將事物說到一個沒有辦法分辨的細微層次……你知道，我在美國這幾年，精神上

極為苦悶，於是他的唯心理論就有如狂風巨浪地排山倒海而來，令我對我所知道的一切有了極深刻的反省，同時這些思想令我的忠貞愛國意識從根柢處起了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以至於最後我對馬克斯的那一套唯物思想有了全盤否定的驅動，但是因為我對中國的一切放不掉，所以也就日以繼夜地受著良心上的譴責。

（……）

哼！你完全弄錯了。我身經百戰，不是爭不過他，但是我得工作，所以每次都是我棄鼓偃息。不過我得承認，「唯心、唯識」不是隨便亂說的，他們有他們的一套……怎麼說呢？他們連起心動念都「集起、思量、了別」地分得細微地不得了。這一比較，唯物論的社會觀當然就顯得粗糙。但不管怎樣，我在他那兒聽到的，確實拓展了我多年來思維的領域，因為這些在我們共產黨的無神論氣氛下是前所未聞的。

我跟著他到過幾次佛堂，也聽過他們談論佛法；當然我是門外漢，只能聽，不能發表看法，但我看到了一些矢志學佛的人整日吁吁叨叨地也不見得有多超脫。暫不說在佛堂內的人有著一股說不清的私念與傲慢，恐怕他們對「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道理還沒有我這個學唯物的搞得透徹。

（……）

嘿，瞧你說的！這有甚麼弄不清楚的？知道的多說一些，不知道的就多學一點唄。但是呀，他們嘴上說空性，又說甚麼大家融和在一起的因緣本空，誰做甚麼，誰收益甚麼，都是一樣的；我本來也是相當敬佩他們，因為這也是我們共產黨員稟持的信條。但相處愈久，我才發覺每每在佛堂內高談空觀的人其實個人色彩濃厚，主觀意識強烈，而且最令人不解的是，一羣酸溜溜的衛道人士刻意弄得佛頭佛腦，令整個佛堂黏答答又神祕兮兮。幸好他們還沒有甚麼金錢上或利益上的衝突，否則的話，他們開起會來也不會輸給我們的鬥爭大會。所以你說說看，真正要做到無私、無我有多難呀！不懂得無我，更從何開始談般若？

（……）

不說了！……不錯，他這個人不工作實在是社會的損失，他熟讀百家經書，辯才無礙，連這套說謊的本事也是他無意中透露的……

（……）

他的名字？怎麼？你這是甚麼意思？你不要陷我於不義！他都不知我將他在閒聊時的話語實踐了，我再怎樣不肖，也不能做這種出賣朋友的事。

（……）

他教唆我犯罪？虧你還是個律師，怎麼說出這種不像一個有法律背景的人所說的話呢？你們的憲法不是保障言論自由嗎？他在他家裏沙發上說的話能有甚麼犯罪企圖？

（……）

本來就是我有理嘛！你不要看我現在有如一個階下囚，我在重慶市皺個眉頭，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倒楣……

（……）

又是 for the record？我可是先警告你，你不批准我歸化為美國公民不要緊，但是如果你對他採取行動，我可是會具狀到法院告你的。我這可是有言在先，你不要怪我。

（……）

恢宏氣度不敢當，這是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最基本的維護同志利益的修養。

（……）

嗯……他的中文名字叫作林彬懋……英文名字？布萊恩吧？美國人打電話來都這麼稱呼他。我對他非常地感激，因為他不止在我最需要援手的時候伸手拉了我一把，而且他以他對佛學的看法重新燃起了我對共產黨幾近泯滅的希望。

（……）

風馬牛不相及？難怪你也有這種看法，我當初也是這麼認為的。不過，我們暫時不要去想那些宗教修行的成果，單看這兩者對世間事物的摒棄，還真有相似的地方。是罷？佛弟子的出離亦是斷絕今生對一切事物與心念的執著與愛戀，然後發菩提心以眾生之疾苦為苦，這點跟共產黨員是不分軒輊的。你信不信？這就是為甚麼共產黨一直具有宗教的神秘色彩……

（……）

這為甚麼會不容易明白？不錯，共產黨人都是無神論者，因為對這些想要藉環境來改變生命的共產黨人來說，神只是個障礙物而已，但我們當初入黨時所懷抱的出離心與遠大志向跟出家修行真是沒有甚麼不同，因此我們才能傾全力奉獻給黨，同時在無神論的氛圍裏「神格化」黨的領導人……

（……）

甚麼？當然現在不同了，你不要老是用話來堵我……

（……）

我一開始就說過，世界上沒有真正的中國問題專家，你看，你說著說著就犯下錯誤……你這種論調聽起來似是而非，但讓我誠懇地對你說，馬克斯主義絕不是教條，它不止是一門不斷發展變化的科學，而且它與資本主義一樣也同時著重生產力的發展，只不過這兩者各自從不同的角度進行，所以很難看得出哪一個比較接近社會主義……

（……）

不錯，馬克斯是說過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不過這是指無產階級可以掌權，並不表示無產階級一定得要專政，更不表示社會只能由一個政黨來代表無產階級，或暗示由一個政黨來掌權……這裏你一定要弄清楚，馬克斯非常珍重個人的發展，而他的理論精髓就是達到人類最終的自由；其實他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是以個人的自由發展為前題，來創造全體人民的自由發展條件……你不必裝成一副

很驚訝的樣子，這不是甚麼大秘密，你不知道這個也沒甚麼光采。你們這種半調子，不瞞你說，我在國內見多了。

（……）

我所知道的這些對馬克斯思想刻意污衊或誤解的人，如果不是因為他們另有陰謀，那就是因為他們自大狂妄；其實這些人除了充分暴露他們的貪婪以外，只能凸顯他們的無知與不學無術。

（……）

你不能以中國的現狀來污衊馬克斯學說的精髓……不錯。中國共產黨強調個人犧牲，同時鼓勵同志隱藏或改造自己的個性去完成集體的貢獻，這其實是與馬克斯理論相違背的。

（……）

你說的一點不錯，馬克斯主義並沒有辜負中國，是中國共產黨背叛了馬克斯主義，所以你可以說我脫離了中國共產黨的僵死教條，但你卻不能說我對馬克斯主義有了動搖。

（……）

這其實不是像你所說的那樣……連佛教那些看破紅塵的修行人士都不免會有假藉佛法方便之名而大行斂財之實，是不是？我可沒有亂說，沽名釣譽的情事在佛教裏比比皆是，所以中國共產黨所做的也就不是那麼不可思議了……

（……）

甚麼？共產黨那一套追求理想的政治運動，怎麼會弄得民不聊生？到底毛病出在哪兒呢？……這點你問得很好，我多年來也老是掙扎不出，直到我遇見了我房東。

我房東說，這個癥結在佛家講唯心和心物合一，所以出離成為修行人對自身智慧開啟的要求；但是共產黨講唯物，基本的出離要求反而成為黨對黨員忠貞與否的測驗尺度。他又說，共產黨從社會觀來標榜無私精神是帶有摧毀人性的偏見的，因為人心到底不是機器，但是共產黨人體認不到這點，

反而揭櫫鮮明的唯物旗幟，四處奔忙整肅反革命份子，將他們的頭顱像蛋黃般地敲得到處飛散。這些手染血腥的人萬萬沒想到，他們理直氣壯地革了別人的命，卻在革自己的命時有了矛盾。矛盾呀！以馬克斯教條來反馬克斯主義，以宗教行為來反宗教思想。怎能不矛盾？

嘿，難呀，這些人早已沒有了當初革命時的出離心。你想想看，一旦缺乏這種出離心，那麼他面對外界強烈的誘惑時，一定會因為自己無法身心統一而自我侷限，然後不可避免地，他們最後痛苦地被私念所帶來的偏見與貪欲所控制，所以我房東以為當務之急是立即去尋找一個能替代馬克斯主義的唯物哲學思想，否則崩潰之下的中國政治體系將永無整合的機會。

我房東又說，江澤民也看到了這點，所以大力提倡「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來代替以往的「鬥私批修」；雖然精神文明比較沒有暴力性，但是可惜的是，沒有人能夠清楚地說明那是甚麼。

我對他的說法掙扎了很久，但是最後我不得不同意他的理論，因為馬克斯主義的理論實在只是一種個人修行的手段，所以從唯物下手，基本上就犯了邏輯上的錯誤。我這麼一分析，等於是替自己解開了我長期以來一直舉棋不定的疑慮。

（……）

這為甚麼會難懂呢？你這個學法律的，對哲學可能不怎麼注意，但我個人非常相信他所說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究竟是甚麼？……這個嘛，不止你一個人有疑問，我們自己也有些搞不清楚，但是我房東說，本來高度的宗教精神結合中國的哲學智慧真是可以扭轉這麼一個令人擔憂的社會，可惜的是這兩者均在威權政治下湮沒了，賸下的僅是一些可供執政者利用的宗教與哲學工具，其精神與智慧早已蕩然無存。唉！這點精闢的說法闡釋了為何沒有人能夠清楚地說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甚麼！這恐怕不是當初毛澤東同志創建共和國時所能料想得到的……

我相當感慨，佛家的般若思想、老莊的本無思想與儒家的生命哲學，不論出世入世，均可超脫或肯定人生的意義，但今天回覆這個議題，因為「儒釋道」思想的融會，則必須牽涉「唯心、唯識」

的論述，反而遭到「唯物論」的圍剿。這真是很遺憾的。其實共產黨的「唯物論」根本不必到國外去尋找，因為中土哲學思想的起源原本就屬於「唯物論」的論述範疇。這個了解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

怎麼說？這點，我房東分析得很透徹。他說了，「陰陽交合」的世界起源只是「天地化生」、「陰陽絪縕」的交合，所以其創生律動與「人文精神」原本無涉，而如果「原始物質」只是那個不斷改變、又必須改變的「原陰」，那麼那個不能改變又不能論述的「原陽」究竟是甚麼呢？

你不要打岔。這個很不容易懂。讓我整理思緒，將我房東的原始論說陳述出來。這怎麼說呢？你看，這個「原陽」就叫「本體」，或稱「宇宙」或稱「思想」均可，但沒有起源，沒有進化，所以任何人開始說「宇宙起源」或「思想進化」，其實只能將其論說放置於「原陰」裏，「當位」或「不當位」，總是一說再說，雖然經常受困於文字的不能盡說，而有了解說不清的尷尬，但因為「原陰」不得不變的變化內質，所以不說則已，一說即愈說，其「以一犯圜」之勢即稱為「龍戰於野」，非但不是「本體」，而且其一說再說，反而使得這個不能論說的「原陽」受制於「時位」，於是「時位」乃乘勢駕馭「原陽」，而推予出來六種不能論說的「原始物質」，稱為「六龍」。

「六龍」？用英文說，就是six-dragon……為一龍，六身，不是邏輯文字，所以不能以邏輯去思考。換句話說，「六龍」的圖象文字之所以創生，乃因不具變化內質的「原陽」受制於「時位」，不過這裏的「六」不具自然數的意義，所以當「時乘六龍」之時，「當位」或「不當位」的「原陽」就直截入其「時位」，卻也因其「時位」設定原本不能改變，而令其不能變化的本質衝撞不能改變的「時位」，所以再以「御天」的圖象來描繪一個不能統御的「本體」，曰「時乘六龍以御天」。

（……）

這個「本體」，上逆而不違，下順而不從，上逆下順而不違不從，所以能「彌綸天地之道」；只不過，在這個「彌綸」之中，陰非陰，陽非陽，陰是陽，陽是陰，不能改變的「原陽」與不斷改變

的「原陰」相互交合，所以就給了「陰陽不測」另一種解說，以「彌綸」本無「時位」，所以「陰陽不測之謂神」的「神」無方，其變化無體，而在這個「神無方而易無體」的「彌綸」狀態裏，「原始物質」不受「時位」的影響，而只是受制於「原陰」的內變本質，逼迫著「原陽」的造作，所以就有了「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說，以一種沒有「業」的概念的「原陰」去敘述變之不已的「業」。

「本體」？……簡單地說，就是ontology……不是，不是，不是「宇宙論」的cosmology……懂罷？這樣的論說尚可，唯一的破綻是「業」隱涵了初始的人文精神，但「一陰一陽」卻仍舊停佇於「天地」，所以其變化「與天地準」，否則不能「彌綸天地之道」；只不過，這個停佇於「天地」的「陰陽」實作「會易」，因「會易」以「天地之氣」言，而非「陰陽」以β說「山水之南北」，所以「陰陽不測之謂神」實為「會易不測之謂神」，其「神」，天之閃電也。

這個「神」不是「宇宙論」，也不是西方邏輯敘述的「神」，否則「無神論」就不倫不類了。是不？一個陰陽一個會易，一個人文一個天地，但是文人不依了，於是就說「太和之謂道」，只不過在「太和」的詮釋下，「一會一易」就成了「太和」的「太虛、神、靈」，而沒有了「一會一易」在天地之間的樸實意味；其實「一會一易」所絪縕出來的是一個「圜氣」，天體之氣也，非交合而生，以其「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所以「一會一易」併存，沒有哪一個交合哪一個的造作，但因為會氣把易氣擘畫了開來，於是「易」乃化單一為二，以應「會」之造作，但「易」以其不變之內質，再把「會」合併起來，於是就留下了「函三即一」的論說，是為「太極」的濫觴。

（……）

這麼一看，圜氣絪縕是「會易」交合的前提，動靜相待，故曰「一會一易」，「動而未形」；及至「會易」交合，而後有雨，「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卻無論如何也解釋不了「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讓我再次提醒一下，這裏說的是「天地彌綸」，更以其「彌綸」，而無「會易」，以其形象不生，而無變化，以其動靜相待，而無剛柔，以其高低不分，而無貴賤，以其萬物混沌，而無

吉凶，一旦「會易」交合，「彌綸」已破，「天地」已然二分，於是「乾坤」定矣，「貴賤」位矣，「剛柔」斷矣，「吉凶」生矣，「變化」見矣，一切「天地化生」的現象俱生矣。

（……）

怎麼？聽累了？……中國原始哲學思想當然不簡單，也不宜偏離「本體論」去理解。怎麼說？你就這麼理解罷。在這個「彌綸」裏，「原會」的「原始物質」還能是絕對的「原始」嗎？當然不能了，其因即這個不具變化內質的「原易」渾然不可分析，但已受山川艸木蓄然可辨的「原會」攪動了起來，但在「彌綸」裏，「會易」兩相對峙，「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兩者俱不動，易伏而不能出，會迫而不能蒸，所以也沒有「會易」交合的現象。

只不過，「易」與「會」本質上都是「動態」的概念，而沒有運動，就沒有「易」或「會」的概念；從最樸實的「天地化生」來看，「易」從日一勿，一者，地也，勿非字，祇是易氣之形，日出乃見，故從日；「會」從今云，今從亼及省，云就是雲，下細上大，倒轉云形即成云字，也就是說，「會」須倒之及之集之，「動態」由內而生，不同於「易」之動因日出乃見，而上揚之地氣與入覆之圜氣在「虛而不屈」的天地之間交融，就稱為「天地壹壹」，動靜相待，圜氣絪縕，而此圜氣下降、地氣上升的「壹壹」狀態，就稱之「橐籥」，吉凶未分，故一從吉，一從凶。

（……）

不是，不是，我房東不談「文字學」。他說這個叫「象學」，還說「象學無象」。讓我從頭說起罷。「會易」既合，動而愈出，覆而前，於是「會」的「原始物質」乃開始了連番的運動；「會」之首動，令「易」在「會」之底下，以易氣之形引起雷動，雷出地奮，後令「易」在「會」中行，乃有「水」，再令「易」升至「會」之上，而後有「山」；此時的「會易」倚阝交合，實為「陰陽」，而「雷水山」之形成則為「圜氣下降」之象徵，所以日出乃見之「易」本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但在凝聚了所有變化內質的「會」造作下，「易」雖沒有動能，卻也只能造作了，

所以這個「会」實乃「天下之至神」，而「易」之沒有動能卻又在「会」的慫恿下，不得不動，就稱為「幾」，以其「動而不動」造成「易」的大動，而這個不動而動的「幾」就是「一会一易之謂道」不以「会易」之交合來說「道」的原因，但「易」之「虛会以待」，其實只是「峙易為實」而已矣。

（……）

別呀……別這麼就放棄了。我也是研究了好久，才將我房東的整個理論整理了出來。留個記錄好了。「会易」原不可分，但因「会」之能動內質與「易」之「虛会以待」，「会易」乃分；既分，「会易」只見会不見易，但是為了促勉已然二分的「会、易」再度還原為不可分割的「会易」，故先守会，及至恍悟守会亦不能還原「会易」，轉而守易，「連山、歸藏、周易」的歷史演變乃成。

這就是「易」也是「原始物質」的原因，但不是因為「易」具有內在的動能，而是「易」執著其本身之「不能改變」；只不過這個「不能改變」的內質為「会屬」，是為「歸藏」，所以「易」就在「不能改變」的蠱惑中，令「会」在「易」之底層動了起來，而形成了「風」之大塊噫氣，然後令「会」在「易」中竄升而有「火」，及至「会」上升於「易」上而後有「澤」，而「風火澤」的形成則為「地氣上升」形貌。至此「雷水山」與「風火澤」乃在「天地」間形成「雷風水火山澤」。

（……）

是嗎？這聽起來的確像「宇宙論」，但其實不是。這裏說的是「八卦」，也是中國哲學思想的源頭。奧妙的是，「圜氣下降」之「下降」為会屬，故倚地而造就了「雷水山」之造作，「易」依序從「会」之底層，逐一升起，而「易」之所以能夠在「会」裏造作，固然因為「易」虛「会」以待，更因「易」峙「易」為實，否則「会」是不會接受「易」的挑釁的；但「地氣上升」卻完全不同，以「会」之動能憑的是「会」的內覺力量，但是在「倒之及之集之」的勢頭還未發生之前，「会」其實是停佇於將動不動、不動凝動的「幾」的狀態，所以雖然「地氣上升」之「上升」為易屬，但「幾」的動而不動卻令「会」在「易」底層動了起來，所以倚天而造就了「風火澤」的上升驅動。

換句話說，由天而降的「圜氣」為會屬，由地上升的「地氣」卻為易屬，所以「會易交合」也不是一個實質的交合，而是「屬性」的交合，形成一種「彌綸」的狀態，只不過這裏說「狀態」其實並不恰當，因為這裏的交合肇因於一個留駐於「會易」之間的「幾」，所以「幾」說白了，就是一個「如如不動」的境地，不動則「虛而不屈」，一動則「動而愈出」。

（……）

這裏面最難以自圓其說的，就是「澤」，以「澤」明明為地屬，更因水艸交厝為「澤」，如何能與「風火」同類呢？說來真怪，「雷」也一樣，明明為天屬，但雷動卻起於地下，而正是這麼一個「不動於能動之間、能動於不動之間」的屬性才是「雷水山」起於「會」之「易」動、而「風火澤」起於「易」之「會」動的依憑；「澤」就是這麼一個取象於「澤上於天」的動象，以「澤」生於天，其出，無恆時，其居，無定所，忽見忽沒，或行或止，寓於星辰之間，故謂「上動於不動」間，伺視之，「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下大上兌，故「澤」亦為「兌」，引為「釋」，高貌之「睪如」乃墮為「釋言、釋文、釋義、釋例、釋疑」，「睪如」不復已見，而「兌」則墮為「說」，一說再說，萬物乃汩汩而出，「萬物流出說」乃成。

萬物流出，「幾」動「勢」成，所有的物量也就成形了，以佛家語言來說，就叫「藏識」，但「幾動不動」、「能變不變」之間，就叫「如來藏」，甚至連「如來藏」的概念都不能有，以其有，則峙其「不動」，一峙，不動亦動矣，即成「藏識」；「如來藏藏識」不可分，是為其理，以「如來藏」與「藏識」之間有「幾」，四種「動能」都存在，於是「不動於不動之時、動於能動之時、不動於能動之時、動於不動之時」就造作出來了律動發生之前的靜止狀態，元素與形式均不動，以其不動而無所造作。這個道理與「會易」原本不能造作，如出一轍。「日月星辰」的「辰」就是「澤」。

（……）

我說了那麼多，現在你還會說共產黨的「無神論」不能與中國哲學思想接軌嗎？

（……）

當然是一脈相承的，因為「儒釋道」的融會原本就是「佛玄」的結合，而「玄學」的源頭就是《易經》……這也是為何我說中國人的骨髓裏原本都以「陰陽不測」來替代「神」的高妙。只不過，「佛玄」結合了以後，由於「玄學」被一再曲解，所以「佛」的詮釋乃一支獨秀……

（……）

這的確高妙……是呀，如今共產黨員不止精神不振，連多年來刻意標謗的那種作賤自己劣根性的「阿Q」精神也不見了。於是在窮途末路的社會危機裏，在社會、政治、文化的崩潰中，鬥爭變成唯一的出路。毛澤東同志在文化大革命裏，藉著年輕人的無知與狂熱來摧毀腐爛的黨政機器體系，不就是因為他有著深刻體認嗎？他或許預期天下要大亂，同志要被俘虜與殺戮，但除了這樣，他又如何能振作起頹廢與墮落的精神呢？……唉！但是過了驚蟄，照理說現在應該是春暖花開的時刻……

（……）

驚蟄啊？你就甭問了罷！我英文不夠好，解釋不來；就算我解釋得了二十四時令，只怕你也聽不懂。算了罷！

（……）

我的英文表達能力？嘿，過獎了，為了這個，我還蹲過三年的牛棚……

（……）

牛棚？嘖，嘖，這可不太容易解釋。牛鬼蛇神你聽過嗎？聽過？那就簡單些了。喏，牛鬼蛇神住的地方不就是牛棚嗎？

（……）

甭大驚小怪，裏通外國就是最好的定罪理由……這是甚麼話？我當然沒有裏通外國，我只是會說英文而已，但這是題外話……

（……）

你這麼說就太不瞭解中國了……這叫作防微杜漸，懂吧？……嘿，這不稀奇，二千年來的中國太監不就是先被淨身再送入內宮嗎？……所以這種防患的作法有它的歷史淵源……嘻，沒有了傢伙，你說這個孽該要怎麼個造法？

（……）

瞧你那表情！稍微有些想像力嘛！

（……）

多謝你的關懷，看來不管甚麼制度，人類的根本思維還是一樣的；也許我們對今生無可奈何的貪戀與執著才是導致我們迷失的最大根源。所以呢……甚麼高深的理論或偉大的願心，倘若沒有那種斷絕今生貪著的決心，說甚麼都是虛假的；在這種虛假的前題下，做甚麼偉大的善事或發甚麼慈悲的宏願，都多多少少只是為了滿足或凸顯他個人從無始劫所帶過來的我慢與貪婪。是罷？……唯有勇猛地捨離世事才能真正做到妄心不起，然後一切的作為、發心與思維才能算是清淨的。共產黨員的這個情操其實很簡單，深涵「變易」即「不易」的道理。這也是「無神論」承襲自《易經》的明證……

我這麼說，是否有幾分道理？……這是我來了美國所獲得最大的醒悟。

（……）

我說了這麼多，現在你說說看，我這種共產黨員還能在這個瞬息萬變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裏生存嗎？我今天雖然在申請歸化的時候說了謊，但難道這不正是說明了我唾棄共產黨實行資本主義策略的決心嗎？

（……）

我可不管你批不批准，你若堅持你的偏見不予批准，我只有立刻申請政治庇護。

（……）

這對你有甚麼好處呢？案子一送到法院，法官一定會同情我，因為沒有誰能夠對我講的情節有任何懷疑，也沒有誰不相信我倘若被遣送回去，一定會遭受政治迫害。所以你不能將這件欺騙事件只當成是偽造文書罪，畢竟它的背後有著深厚的政治歷史淵源……

（……）

瞧你說的！縱使那是謊言，你應該尋求那謊言背後的真義是甚麼；更何況，這些欺騙的行為乃是我作為一個絕望的共產黨員所發出的哀鳴，唉，不管我歸化與否，我畢竟無法永遠逃離那註定要終生受困的既成網罟。對不對？

（……）

你是一個律師，事事講求證據，這是你的專業，也是你的優點，我對你這種刻意保持自己的公正無私的態度很是尊重；但你不會想到，這也是你的缺點你的偏見你的無知，這點我相當地憐憫你。

（……）

你慢點簽字，讓我再勸你一句吧！你不能老是相信你所看見的表面的真實，卻完全忽略了真實背後的影像。你不知道，當你掌握真實的時刻，真實會自己分解而消失……

（……）

你好好想一想我的話再簽字……再怎麼說，我鬥爭了數十年能活著在你面前說這番話，它背後所隱藏的業緣就不是你所能瞭解的……再說，你不批准，只是多了一項棘手的政治案件，何苦呢？

•

我的筆錄工作持續了好多天。在這些日子裏，我為這位共產黨員的情操感動不已；幾天來，我幾乎與他的剛正不阿的精神到了分割不得的和合地步。

本來這項記錄工作一直都很順利，但是有一天，史密斯松寧先生忽然怒氣沖沖地叫我停止，令我驚駭不已。原來他長年來一直有吸食大麻煙的習慣。在今日之前，他為了加州在幾個月前將這種見不得陽光的嗜好合法化，暗自雀躍不已；但今天，他卻又為了聯邦政府發佈禁止吸食大麻的全國通令而懊惱不已。

顯然可見地，史密斯先生受了這番挫折，那股樂於助人的和藹態度立刻轉變為暴躁似地厭煩；整個辦公室的氣氛因為他的情緒而相當低沉，人人都小心翼翼。他找不到出氣的對象，就將氣發在我身上，將我趕出了他的辦公室。如此一來，我的筆錄工作也就不得不停止了。但糟糕的是，幾天來，我被這段錄音吸引，倒將我的反移民立法風潮的撰稿給擺在一邊。所以在我被推出了他的辦公室後，我一時慌張就徬徨無著起來；我想到這個疏忽可能導致我丟掉飯碗，不禁就埋怨起共產黨員來了……

註：

註一、有關「共產黨員申請綠卡」的問題，《世界日報》中國新聞組曾經在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刊登過一篇「誠實回答可能過關」的報導。如下。

近日有中國網民在北美論壇上問：「申請綠卡時，是否要告知自己是共產黨員？」引發熱議，惟未有結論。媒體引述美國移民局及舊金山的移民律師事務所人員均堅定表示：「務必如實回答。」

博聞社報導，據美國移民法，具中國共產黨黨員身分，或與其相關組織，例如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國全國工商聯等有關聯者均不得申請美國綠卡。即便欲申請人非共產黨黨員，只要與共產黨相聯，如金錢流通，皆可遭退，故很多人因此不敢承認。舊金山專門辦理移民簽證的王可必律師事務所表示，申請綠卡時，美國政府會根據申請人所提供之資料為依據，如當初加入共產黨之因及涉入黨務多寡等，並不會因為共產黨黨員身分而一概否決。填寫人務必誠實回答不得隱瞞。根據美國移民局

網站，若申請人能提出當初入黨時，是非不得已或是其實不清楚黨的本質和目的等依據，則得以被豁免。但在論壇中也有不少網民稱，自己親戚因如實呈報為黨員，導致拖延了一年之久才拿到綠卡，也另有網友指出其誠實告知官方，並且配合提供各項說明，而順利取得綠卡。

註二：在川普入主白宮一年以後，前任總統歐巴馬過度濫權的移民政策開始有了一系列的「反移民」立法風潮：其一、「夢想生」法案；其二、國界安全；其三、移民抽籤；其四、親屬移民。

註三：有關「加州將在二〇一八年一月一日成為美國第六個在受監管和課稅之下合法販售消遣用大麻的州」，《世界日報》曾經在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刊登過一篇報導。如下。

美國加州數十家甫獲州政府核發販售大麻許可的商店，即將在新年第一天開張。不想只喝香檳慶祝新年到來的加州成年民眾，這次還可享用首度從本地合法商店購買的消遣用大麻。

路透社報導，二〇一八年一月一日起，加州將成為美國第六個能夠在受監管之下合法販售消遣用大麻的州。其他五州分別為科羅拉多州、華盛頓州、俄勒岡州、阿拉斯加州和內華達州。由於六州當中加州人口最多，將成為美國最大的受監管大麻商業市場，市值估計達數十億美元，因此新的一年也將開啟美國用藥文化新篇章。

一個共產黨員的獨白（獨幕劇）

一個共產黨員的獨白

——獨幕劇（或獨景三幕劇）

場景：一間在牆上掛有合法律師證書的移民局辦公室
（辦公室出入口需配置門板，門板外一長條甬道）
一張堪稱氣派的大書桌，書桌上擺滿了文件
一架錄音機放置在書桌上，正對著辦公室的門口（為了呈現相同場景在不同時空下的聚合，預先錄製的錄音對白應與劇中人物的口音完全一致）
書桌前後各一座椅，執行總裁椅在後，會客椅在前

人物：新聞記者與移民局官員；新聞記者兼飾申請移民的共產黨員，以錄音機的操作來轉換角色。

劇情大綱：美國洛杉磯市的一家華文報紙為了探討新近通過的加州「二〇九提案」對新移民的影響，特別開闢了一個專欄，廣泛報導多年來為大家所詬病的新移民醫藥福利與養老金制度，以及因福利的濫用而引發的一連串反移民立法風潮。

新聞記者接到工作指派後，跑了幾趟移民局，始終不得其門而入；最後在一位熱心的移民官員引薦下，筆錄了一些被列為「機密」的錄音檔案。記者在筆錄的過程裏，無意之間融入公民申請人的情操，不自禁地與移民官員就著移民與其它法規、政治形態以及宗教哲學發生尖銳感人的對話。三人（或兩人）的交互糾纏，勾勒出一幅時空混淆卻又不可分割的融合景象。

幕起。場景呈現。移民官員帶領著記者推門而入。

移民官（趾高氣昂的聲調）：進來罷！

記者（猥縮、客套）：耽誤您的時間，真是多謝您了。我也實在沒有辦法可想，我們的華人報紙開闢了一個專欄……

移民官：在洛杉磯註冊的華文報紙？

記者：是啊！在洛杉磯有辦事處，不過是全國性的。

移民官：全國性的？是「世界日報」嗎？

記者：不是，「世界日報」是臺灣人辦的，起步較早，規模較大；中國大陸配合改革開放，這幾年才陸續出來大量移民，所以才剛辦報，不過我們發展得很快，不止全美國都有，連北京、上海、廣州、武漢、重慶等地也都發行。

移民官：是嗎？報紙是官方的囉！又是政治宣傳……

記者：不是，不是，絕對不是政治宣傳。這是幾個志同道合的留學生搞的報紙……

移民官：喲！跟民運有關了？

記者：也不完全是，可算是比較中立的。

移民官：叫甚麼報來著？

記者：中美時報。

移民官：中美時報？好像沒聽過。

記者：剛開始，剛開始……

移民官：那……好罷，你想知道些甚麼呢？

移民官員與記者分別坐下。

記者（諂媚的聲調）：是，是這樣的。我們的報紙打算開闢一個專欄，一系列地探討新近通過的加州「二〇九提案」對新移民的影響。正巧我連日來在報刊上報導多年來為大家所詬病的移民醫藥福利與養老金制度，於是我們的主編就要我撰稿討論最近在國會的一連串反移民的立法風潮。

移民官：喲！這個……你好像走錯地方了罷？

記者：不至於罷。我只是想聽聽您以一個移民官的身份對加州「二〇九提案」有甚麼看法而已。

移民官（賣弄玄虛地）：嘿，你如果想要知道「二〇九提案」的實質內涵，你似乎應該詢問你們報社的律師。至於我自己個人的解讀，我是不會告訴你的。

記者（擡頭望著牆上的律師證書）：為甚麼呢？您是移民律師罷？

移民官：那當然。不過我還是不能告訴你我的意見。

記者：為甚麼？

移民官：如果你也是律師，你就不會這麼問我了。

記者（失望的聲調）：那我可不是白折騰了四、五天。

移民官：你已經在這兒弄了四、五天？

記者：可不是嗎？我一接到報社主編的工作指派以後，連續跑了幾趟移民局，但老是被接待人員推來搡去，不得其門而入。現在離截稿日期都只賸下一個禮拜了。

移民官（同情的聲調）：那怎辦？換個題目罷？

記者：我能去跟主編要求換題目？他不炒我魷魚才怪。

移民官（無可奈何地）：那我怎麼幫你呢？

記者（有預謀地）：我回去能交差就可以了。或許……

移民官（和藹的聲調）：你就直接說罷。

記者（急迫地）：那……這可能是個不情之請，不過我可否借調一些被列為「機密」的檔案，或許我可以報導些個案，來凸顯這個「二〇九提案」對新移民的影響？

移民官：「機密」檔案？你這不是在給我找麻煩嗎？

記者：不是，不是，我是說比較特殊的案例。

移民官（陷入長考）：也是從大陸來的移民申請案例？

記者（興奮的聲調）：是的，是的。

移民官：有是有，不過我怎麼維護當事人的權益？

記者：這個您請放心。我向您保證，我一定稟持記者不洩露消息來源的職業操守，以第一人稱來報導這件故事。

移民官：好罷！這個你一定要遵守……這個案例是我從事移民審核裏最令我感動的一個。雖然故事跟你寫的報導可能沒有直接關連，不過因為它有著尖銳感人的對話，所以我一直想將它筆錄下來。現在我就藉這個機會，將它整理出來。不過你除了以第一人稱來報導這件故事外，你還要連我的名字一起隱匿起來，否則我會被吊銷律師執照的。

記者（難掩雀躍神情）：那是當然！不過您這麼慎重其事，看來大有新聞價值……是您親自審核的？

移民官：我不知道這有甚麼新聞價值，不過這的確是我親自審核的；而且因為案情特殊，所以我特別破例，花了很長的時間考慮這件案子。

記者（迫不及待地）：是甚麼案子？可否先透露一下？

移民官：可以……這麼說罷，這是個偽造文書案。

記者：喲！您是說填寫表格時說了謊？

移民官：不錯……

記者（失望的語調）：這不是甚麼了不得的罷？

移民官：不一樣，不一樣。你聽聽就有數了。

記者：是錄音帶呀？

移民官（從抽屜拿出兩卷錄音帶）：你聽聽看……（放第一卷錄音帶）……嘿。先生，你沒有弄錯，我以前的確是共產黨員。這個你調查得很清楚，我不能不欽佩你的明察秋毫。但你一定要設法瞭解，我在申請歸化為美國公民的問卷上說謊是不得已的，因為我的過去說起來太過複雜，所以我一定得要親身面對著你，跟你陳述才成。但是矛盾的是，如果我在問卷上照實回答，那麼我連與你見面會談的機會都會被剝奪。你能瞭解這中間的困難嗎？你千萬不要以為我在回答問卷上這些問題的時候，心裏沒有一絲犯罪的感覺。你如果這麼想的話，你就侮辱到我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的榮譽……（移民官停住錄音帶）怎樣？精彩罷？還要繼續下去嗎？

記者（高興的聲調）：嘻！還挺新鮮的……

移民官（悲天憫人地）：我不勉強你。我本來是想，這個面談所牽涉到的話題與內容，可能對中國人會有一些啟示作用，但是如果你認為新聞價值比較重要，那就算了。

記者：不，不。專欄就是要對移民問題深入探討。

移民官：那好罷。你就在這兒慢慢抄錄。

記者（面露猶豫）：是否可以讓我複製一份回去？

移民官（抓起兩卷錄音帶，堅絕地搖頭）：那不行！這兩卷錄音帶絕對不可以攜帶出這個辦公室。

記者（面露難色）：這可得要抄到何時？

移民官（將兩卷錄音帶放回抽屜）：悉聽尊便。我還不放心呢。我這麼做其實已經違反律師守則了；你不要，那更好，省得我提心吊膽。

記者（趨身上前阻止、拉扯著）：嘿，您不要那麼認真嘛！我不過說說罷了。

移民官：那好罷。你就抄罷。記得抄完後，你一定要先給我一份手稿。（說完後，自顧自地在抽屜裏收尋）

記者（難掩得意神情）：好，好……（繼續放第一卷錄音帶）真的，我不是非得歸化為美國人不可，我有我不得不這麼做的原因。咦？這是怎麼啦？你怎可用這種懷疑的眼光看著我？這可不怎麼太好，畢竟在我還沒有被定罪以前，我永遠都是無辜的，這點不是你們民主政治下的司法精神？……（停住錄音帶）喲！這位同志還挺有點性格的嘛！

移民官：嘿！豈只是有性格，簡直是霸道！（一邊說著玩笑，一邊將抽屜裏取出的細瘦香菸拿在鼻端聞著）

記者（面露狐疑表情）：您這不是普通的香煙罷？

移民官：嘻！不錯！這是大麻！

記者：大麻？……這不是違禁品嗎？

移民官：以前是，現在不是。

記者：你是說加州「大麻合法化提案」？

移民官：是啊！這可是加州公民投票通過的。

記者：但是據說聯邦法院要大法官檢查這條提案……

移民官：形式罷了，遲早要通過的……

記者：不會通過罷？好像有些律師說這個提案違憲。

移民官：違憲？違甚麼憲？幫個忙罷！我多少年來一直都有吸食大麻煙的習慣，但也沒有妨害任何人的自由。我好不容易才等到今天，能將這種廣泛流行、但又見不得陽光的嗜好合法化；你不要盡是澆冷水，我們一些同好都暗自雀躍不已哩。

移民官一說完，興沖沖地拿了大麻煙走出辦公室。

記者（自言自語）：真是！這不是知法犯法嗎？還是位律師呢，怎能有懷疑法律程序的態度？（一邊無可奈何地順手將錄音帶播放起來）

移民官：這是我不對，我不該有懷疑的態度。

記者（重複著錄音帶的聲音，快速地抄寫）：對了，對了，你這個態度就對了。

移民官：但是你不要忘記了，我是個移民官。移民法賦予我對所有我承辦的移民案件，有最後裁決的權力。

記者（帶著鄙視的表情注意聽著錄音帶，然後重複著錄音帶的聲音，快速地抄寫）：喏，你們的移民法賦予你在這一類案件上有自由仲裁的權利，這點我非常尊重；但是我懇求你稟公處理，不要濫用你的生殺大權。

移民官：你尊不尊重我無所謂，我只想知道你為甚麼隱藏事實真象。

記者：隱藏事實真象？你這麼說就嚴重了。但不管你信不信，我真的不是像其他人一般嚮往民主自由或冀盼平穩安定或貪圖金錢享樂才到美國來，我有我不得不來的理由。

移民官（不屑聽其辯解的語氣）：哼！你是個共產黨人，你當然懂得矯辯那一套。

記者（捉狹口吻）：嘿，這不是因為我有矯辯的能力，其實呢，要跟你們周旋，我還犯不著運用我所熟悉的那一套。

移民官：喲！你嘴巴倒是硬得很。

記者（調侃口吻）：是啊！我是硬，但我為甚麼要自滅威風呢？我本來就是熟讀馬克斯的辯證法則，而且我對人世間的種種矛盾鬥爭和羣眾牽扯，有著你所無法想像的深刻瞭解。但是那又怎樣呢？這並不表示美國人就比較天真一點。是罷，說穿了大家都是同行，所以咱們彼此也不要互相隱瞞了。你們表面上雖然天真，但是維護起自身的利益，你們的技巧也是一流的。

移民官（動怒地）：喂！你先弄清楚你在跟誰說話！

記者：你稍安勿躁，不要那麼激動，我這可是在恭維你哪。不是嗎？你們游弋於議會上不止處處顯得老奸巨滑，而且你們藉著議事章程來控制政治現實的技巧實在令我不得不欽佩。

移民官：嘿！你挖苦我們……

記者：我其實不是在挖你的瘡疤，你不要多心，我只是老實地陳述一下我與階級敵人鬥爭了數十年的觀察；因為從某種角度來說，咱們都是在做著同樣的事兒。

移民官（好奇又不耐煩地）：咱們做一樣的事兒？

記者：你稍安勿躁，讓我解釋一下，你就有譜兒了。哪，不管是對的或錯的，或是正的或反的，你們夾在民意現實與政治現實之間，雖然心思格外地靈巧，但是做多了，或者事情失控了，你們也經常會發現要隔開這兩個現實的無力感……（停頓等移民官的反應）……我們的政治現實比較則單純一些。這點我們或許幸運些，因為我們的民意沒有像你們一樣有那麼大的殺傷力。我並不是說我們那兒沒有羣眾反應，我只是說我們中央宣傳部對共產黨這個賴以起家的宣傳機器有著外面所無法想像的技巧。在這種嫻熟的技巧下，民意就輕輕巧巧地被規勸或導引了；民意不得阻擾破壞，我們推動起一切事務

來就比較能得心應手。這點我們做得比你們高明……（再次停頓等移民官的反應）……當然啦，我們也有類似議會與議員的組織架構，但我們不這麼麻煩，既要勞師動眾又要浪費公帑與人力去搞選舉，我們直接了當用任派的。這麼一來，一切都顯得很有效率，而且上面的命令也比較容易下達。更何況這些人民代表通常都是我們彼此相識的老革命，不然就是老革命的兒子或部屬，因此有甚麼事情，也就是一通電話就解決了。在這種相互信賴的基礎上，我們才有可能替羣眾節省下來數以億計的社會資源。這點我們做得比較有社會良心。

移民官（有些忿怒）：一派胡言，明明是獨攬獨斷，還講得冠冕堂皇……

記者（自顧自地笑了起來）：獨攬獨斷？我不知道你說的是甚麼意思，不過我們做起事兒來比較不會有「前有狼，後有虎」的顧忌倒是真的。

移民官：還矯辯？獨攬獨斷就是欺上瞞下的意思！

記者：不是，不是，我們不是欺上瞞下，嗯嗯，這該怎麼說呢？我們的確不需要太注意羣眾的反應，因為我們在做任何事情以前已經一再強調過，一切都是為羣眾而做；既然有言在先，羣眾也有了相當的體認，所以我們就不需要重複地說，以免顯得有些矯情……（停頓，長嘆一聲）……你、我雖然是兩個制度，但在權力的爭奪上其實是不分軒輊。你搖頭是甚麼意思？你不同意嗎？嘿！你們老是批評我們內鬥頻繁，你們難道就高明了？你別老是搖著頭，裝著一副天真的樣子，我就是看不慣你們那種故作無辜的天真。不以為然呀？哼！你們的選舉唬得了外行人，要唬我可就差遠了。不說了，今天是你審我，不是我審你，咱可是弄得很清楚。

移民官（啼笑皆非）：你能弄清楚最好。不過既然你把話挑開了，我想聽聽為甚麼你有這種想法。

記者：好罷！我就說說罷……你們的選舉人在選舉期間涇渭分明，互揭瘡疤，而且將所有的問題擡至桌面，澈頭澈尾地來一次總清算。這不是內鬥是甚麼？你們有水門案，有外國政治獻金醜聞，真的能做到超然無私只有鬼才相信……（錄音機顯現出悲天憫人的聲音）……你我唯一的不同是，你們大張

旗鼓地弄得跟大拜拜一樣，我們卻含蓄沉穩深怕影響民心；你們有層層的法律規章規定選舉的程序，我們則全憑掌權者的明睿判斷。這個差別，讓你們造就了一批貪婪的律師與政客，我們則節省了大量無謂的浪費。我剛才說的，我們比較有效率就是這個意思。

移民官（一本正經地）：民主的過程是不能談效率的……更何況，我們的選舉一結束，全國立刻團結一致。

記者（有些靦腆）：不錯，你們的選舉一經落實，政府立刻恢復正常運作；我也不忌言，我們的人選一經圈定，黨政運作的確還需要一段適應期。不過你不要忘了，你們是內閣制，所以總統人選一換，內閣立刻總辭；我們不同，我們只更換幾個重要的領導，於是底下習慣性會產生一股暗流，處心積慮地想衝出層面，謀取地位來維持權力。這不是挺自然的反應嗎？……（停頓，聽移民官的辯解）……是啊！如果接班人黨性穩固，人脈活絡，那他可藉著廣大的黨國元老壓抑不平的同志；如果他無法做到這一點，那麼無論他是如何地雄才大略，也無法在那個位子坐得安穩。當然，究竟是哪一股暗流將匯集成巨大的力量並不是我們可猜測的，所以敵友不明的狀況就造成內部的惶恐不安。這股暗流造成政治的不穩定才是你們批評我們內鬥的主因……（再次停頓等移民官的反應）……你雖然說得好聽，但其實你們也是一樣的；對權力欲望強的人來說，不管是甚麼派系，他們還不是保有自己一套人馬？縱使表面臣服，爭奪權位的潛在意識隨時都存在著。這種情形在權力衝突尖銳時益發明顯，而且因為他們大都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想法，所以那股力量也相當難以平息。歷年來，你們的民主黨與共和黨不就吵得不可開交嗎？這你不否認罷？

移民官（嗤之以鼻地）：哼！你胡連亂扯，我們是公開辯論，和平演變，哪能像你們那樣？一切都是偷偷摸摸地，弄得好像見不得人似地……

記者（聲音高亢地）：我不知道你這是從哪兒聽來的，不過呢，國內的確有一些不太好的社會現象。這個在你們這兒有很多報導，我也不必過份去掩飾，但是欺騙與說謊之所以蔚為風氣，的確是有著它

的歷史與社會背景。喏，從概念上講，欺騙是不好的，但在我們那兒的政治氣氛卻是每一個人的正常防衛行為；我們不止同志間彼此保密，對上級的監督更是需要掩飾。

移民官：這不就結了，幹嘛那麼急著表白，好像我冤枉你一樣。

記者（神情急躁地）：啊？不是，這不是我的意思，我們同志間雖然彼此保密，但合作之心仍是誠摯的——這種兄弟般的感情以及那種攜手抵肩、同甘共苦的精神從我們父執輩在長征的時候就一直保留著。但是因為共產黨是直線負責的系統，因此不可避免地就形成了同志對組織內領導的一種個人崇拜與服從的態度，從而發展出層層監視與道道關卡的組織架構。雖然如此，但是同志們在遇到必須互通聲息時，那種跨部會的同心協力精神還是無以倫比的。雖然有時它不免會形成一個個嚴密的小集團，但是它的出發點不一定就是壞的；反過來說，誠實雖然是好的，而且應該存在於每一個人的心中，但卻不能因此就說它的起心動念都是好的。

移民官（不耐煩地）：喂！咱們談的是政治體系的不同，不要再擴大到哲學理論上去。

記者：嗯？是嗎？我自己倒沒有這種感覺，也許是罷？我這樣說好像顯得頗有哲學意味，但其實這是因為共產黨員一定要有出離塵世的修養……（移民官站了起來）喂！你不要弄錯，我不是在談宗教，共產黨人都是無神論者，這點請你千萬不要搞錯，否則我下面要說的都會變得不倫不類。我說的出離塵世，並不是要我們的同志找個深山躲起來，對著一個石灰鑄成的菩薩像日以繼夜地膜拜；我所說的出離是斷絕今生的貪著，也就是督促自己將一切的行為與目的和羣眾的利益相結合，而不去貪圖任何的成果。沒有這種出離塵世的修為，就算在領導前面起誓剋守共產黨章也是沒用的。

移民官（鄙視地）：甭唱高調了！

記者：唱高調？你真是膚淺得可以囉！以前的共產黨人你真是不得不佩服。在毛澤東時代，共產黨員事事走在羣眾的前面，流血流汗沒有一個人眨一下眼皮，那種犧牲奉獻的心胸有著對廣大受苦羣眾的慈悲心懷。他們對人世間的舒適與貪愛均予以鄙視，而以一種大無畏的力量去排除萬難，為社會鄉里

造福。唉，我是多麼地嚮往這種情操！其實何必談宗教？這種情操本就是菩薩心腸……（沉思的緩慢語調）……你甭打岔！我知道你要說甚麼。是的，現在不同了，我自己心裏有數。同志們樣樣落後，只有賺錢搶在前頭，世間的貪愛與生活的舒適成了共產黨人唯一奮鬥的目標。唉！唉！唉！這種腐蝕來得無聲無息，倏忽間一下子襲捲全國，速度快得無法想像；大家都還沒有心理準備，從中央到地方立即形成一股競相貪汙的局面……其實這是因為在很久以前，共產黨已經降低了吸收新黨員的要求，而黨員申請入黨，也都只以自己的利益與進階為訴求，所以原有的出離本質就不見了。唉！他們早把服務羣眾的崇高理想放諸腦後。我看了很難過，我父親更是痛不欲生……哼！不是這樣的話，你想我還會坐在這兒接受這種類似審問犯人的待遇？

移民官（不安地挪動身軀）：我並沒有將你當作犯人。

記者：算了！我今天在這兒不得不擺著低姿態，但這並不表示我贊成你那一套審問我的方法。當然，今天如果你我對換角色，我不知道我是否會有你那種耐性……這個結果是環境使然，我不怨天尤人；沒有人強迫我來申請歸化入籍，所以我落在你這兒接受這些折騰也可算是我自找的……（停頓，然後拉高聲音）……你愈說愈不像樣子了，我鄭重地向你抗議你這種態度，藐視我作為一個公民申請人的權益。我不願再接受你的審問，你去叫你的主管出來，我要跟他談談（推開錄音機的嘎嘎聲響）……最後裁決？就算是最後裁決，我也不願屈辱我的人格，我們之間沒有甚麼好說的，我要求你立刻停止錄音。

此時，移民官推門而入。

移民官（神情歡愉地）：進展得怎樣呀？

記者（伸伸懶腰）：抄錄得挺順的……

移民官：故事精采罷？

記者：嗯！有點意思……

移民官：嘿！你不會想到罷，居然還有新移民在我的辦公室裏，就自己說了謊的移民申請來訓斥我。

記者：嘻！他大概是豁出去了。

移民官：可不是嗎？不過我也是受到上面的壓力，否則我才不吃他這一套。

記者（驚駭地）：是嗎？上級領導也注意了？

移民官：可不嗎？他們摸得一清二楚，倒把我當成聯邦調查局的情報員了。

記者（噗嗤一笑）：嘿！原來是有預謀的……

移民官：甚麼預謀不預謀……（神情不悅地）……今天到此為止罷！

記者（趕緊推開座椅起身）：那我明天一早就來……

移民官：明天不行，我要開一整天會。

記者：我就獃在辦公室裏抄錄，不會有影響的。

移民官（皺眉、不耐煩）：你這個人怎麼這麼囉嗦？我不在辦公室，怎能讓你進來？

記者（委屈地）：是，是，那後天一早呢？

移民官（爭回面子地）：嗯！後天早上九點以前，過了九點，我有一連串的移民面談，你可能就會被警衛擋駕了。

記者：我一定不會誤點……

兩人一起走至門口，移民官將辦公室的燈關掉，兩人一前一後（移民官在前）在一片闃黑裏邁出門。

辦公室的燈再度打開。門上傳來嘓嘓的輕微敲門聲。

移民官（擡起手腕，看看手錶，清清喉嚨）：進來！

記者（謙卑地）：您早！

移民官（臉不擡地）：早！早！

記者（神情和悅地）：真是太麻煩您了……

移民官（臉仍是不擡地）：嗯！

記者：這是我們主編要我給您的……

移民官（臉仍是埋在文件裏）：甚麼東西？

記者：不成敬意，從大陸帶來的一點小禮物……

移民官（擡臉）：喲！這怎麼好意思……

記者（坐在書桌前的座椅）：您不要客氣……小東西罷了。

移民官（面露猶豫的表情，伸手接過禮物）：我們局裏有規章，不能接受任何人的禮物……

記者：您不要取笑我了，這哪能叫禮物呀？

移民官：那好罷……（將禮物擺進抽屜裏，順便拿出細瘦的大麻菸）你繼續昨天的抄寫罷。我不奉陪了，今天我很忙，有一整天的面談，所以可能下午才能回來；你不要到處亂走，讓人看到了不好。

（一邊說著，一邊走至門邊）

記者：您忙罷，我就在這兒抄寫，哪兒也不去。

移民官（不好意思地）：你不會在意我昨天的態度罷？

記者（擡起頭盯著）：昨天？是前天罷？

移民官（誠懇聲調）：是，是前天；我說話重了點，但我不是有意的，我忙了一整天，有點累，急著趕回去……

記者（客套地）：喲！您千萬不要這麼說，前天我的言語有些不知分寸，是我的不對。

移民官微笑著推門出去，記者捉狹地嘿嘿一聲，將筆記本打開，按下錄音機的按紐。

移民官：我想我應該跟你道歉。

記者（驚訝地）：道歉？

移民官：是的。我的領導很重視這個面談，他交待我一定要詳盡地將談話內容錄音下來。

記者：啊？你的上級重視這段錄音？這倒奇怪了，我也不是甚麼舉足輕重的政治人物……（懷疑地）是嗎？這麼說來，我是有點小題大作了。好罷，我儘量配合你的問話就是。

移民官：不，不，咱們應該開誠佈公地談。

記者（深藏不露的語氣）：說得是！說得是！咱們是應該彼此信任，否則這段錄音就進展不下去了。希望你能原諒我剛才的衝動，不過呢，如果我剛剛不這樣說，你很容易會有先入為主的偏見，以為我有說謊的劣根性……（鬆口氣地）……我知道你對我們共產黨員沒多大興趣，我這就要說到為甚麼我非得說謊的原因了。嗯嗯，你知道改革開放比後，大陸正發展著如火如荼的經濟開發嗎？（既感慨又沉痛的口吻）是啊！怎能不知？他們把全球約十分之一的資金都吸收套牢了，弄得全世界的經濟首腦不得不牽就他們。嘿，這一招真是高明，因為這套「以經逼政、以商逼官」的策略已逐漸地顯示出它的效果了。

移民官：這也不見得就是甚麼政治策略……

記者：你不信嗎？怎麼？咱們不是才說要開誠佈公的嗎？好罷，我就舉個例子來說，不久以前他們把幾十億的合約從美國的波音公司轉移到歐聯的空中巴士，以至於弄得白宮跳腳，這不就是以實質經濟利益迫使著柯林頓約束臺灣的李登輝？聲東擊西嘛！老一套，這個不稀奇，我也會耍……

移民官（調侃的口吻）：嘿，你可不要對我也用你們那一套。

記者：不，不，我對你可是直言不諱，絕不敢聲東擊西。嘿，嘿，我剛才說到哪兒了？對了，對了，經濟開發！嗯，鄧小平同志這一招「改革開放」其實也是被逼得走頭無路才想出來的，為甚麼？全國都已經潦倒到底了，不這麼刺激一下還行嗎？看你這個問題問得多沒技巧！

移民官：你對他有意見嗎？

記者：喂！你可不要落井下石，他老人家，我是絕對忠貞愛戴的，為了推行這項政策，他不知得背負多少動搖馬克斯根本思想的指責。你不要看他那麼一個小個子，他平服黨內的顛覆力量的那種果敢與決心，就算是十個巨人也比不上。

移民官（不以為然地）：他只不過是順應著潮流，放棄了「階級鬥爭」罷了……

記者（斷然切入的果敢聲調）：咦？你還熟讀中國近代史嘛！不錯，他斷然放棄「階級鬥爭」，大力推展「改革開放」經濟政策，可以說是順應潮流；但是沒有他當個領導支柱，整個黨政機能是動不起來的。還有呀，這個膾炙人口的「黑貓白貓」喻言你聽說過罷？……是呀！他這麼輕鬆地一講，居然令中國脫離了意識形態鬥爭而逐漸擺開貧困。你是不可能理解的，這個聽起來好似不怎麼樣，但內部卻是波濤洶湧；藝術化的東西原來就是這樣的嘛，雖然看起來平淡樸實，但是對後世的影響卻是潛移默化……真是，沒有他的話，今天中國不知會變成甚麼樣子……長話短說罷！在他的南巡講話以後，重慶市開始著手準備迎接第二波的長江沿岸開放政策推動……

移民官：說說重慶市，留個記錄罷！

記者（不悅地）：for the record？你真是過份認真了。好罷，就留個記錄罷……你想知道些甚麼？重慶市位於嘉陵江匯入長江之處……長江你總知道了罷？嗯，重慶市依山傍水，是一座山城，是中國西南地區最大的城市，也是一座兵家必爭的歷史名城。喂！你到底還想知道些甚麼，就直接說罷！咱審問人從來沒有這麼嚕嗦，甚麼 for the record？要我談重慶市，你那卷錄音帶還不夠錄！

移民官：那好罷！你就繼續剛才講的罷！

記者（鬆口氣地）：這就是了嘛！你年紀輕輕，雖然有律師執照……

移民官：你怎麼知道我有律師執照？

記者（右手前指）：怎麼知道的？喏！你背後那張又蓋鋼印又簽字的律師證書不是給人看的嗎？

移民官：嘿！你倒是耳聽八方，經驗老到得很，甚麼都逃不過你的眼睛！

記者（擡眉，故作倚老賣老樣）：我的經驗哪能不豐富？從來也只有我審問人，哪輪得到別人來審問我？

移民官（揚眉，挑釁地狂笑一聲）：是嘛！看來我得注意，不要落在你的手裏。

記者（乾笑一聲）：嘿，嘿，那還不至於……你這一打岔都到哪兒去了？嗯，鄧小平同志南巡以後，香港的一批地產開發商就透過層層關係送上來一系列的商場開發計劃。喏，等等，我的家人可都還在重慶，所以你一定要答應我，你會將這些資料保密，還要替我隱姓埋名；你可千千萬萬要信守諾言，免得他們遭受不必要的盤詢。

移民官（頷首同意）：這點我一定做到。

記者：其實呢，你們這麼大費周章地要我來澄清，實在沒有必要。是嘛！如果我申請政治庇護，你們不是也得照章審理嗎？我只是不願做得太過絕情，以免給我的家人找來麻煩，但是看到你們這樣把我當成犯人般地詢問，我不禁想起申請政治庇護可以受到的禮遇。

移民官：我說過你不是我的犯人，我只是要知道你在表格上說謊的詳情。

記者：詳細的情形我們也就不要多說了，你的資料上寫得很清楚，我的確是利用香港的船王鮑珮強與地產大王呂華煜的關係建立私人管道。我給了他們不少方便，使得他們在重慶市的土地開發投資順利進行；他們也幫了我不少忙，使我順利地到美國來。這段經過牽涉的人太多，我不想多說，我只回答有關我個人的部份。

移民官：好罷！我們就集中在你的私人事件上。

記者（陷入沉思狀）：嗯……不錯，我是親手處理那幾筆金額非常龐大的土地開發案子，這跟重慶市快要升格有關……（停頓、驚呼）……甚麼？你這是甚麼奇怪的問題？重慶市就快要被升格為國務院直轄市了，你都不清楚？這就比較麻煩了，看樣子我得費點腦筋來跟你解釋一下國內的政情了。唉！這應該從何說起呢？現在長江三峽正在興建水壩，這個你知道罷？不知道？喲！他們實在應該選一個中國通來與我面談的，這可以減少彼此間很多猜忌。雖然我一個外來人不應該批評你，但以我多年的行政經驗來看，這充分說明了你們這個移民機構效率的嚴重缺失；這麼一看，也就難怪所有的移民與你們打過交道後，沒有不批評你們這個機構比中國的衙門還要衙門。

移民官（語調不悅地）：移民局是不是衙門，自有我們的行政部門評估，你不要擔心。

記者（有點羞赧地）：對不起，我不是有意批評你們的單位……嗯，香港方面在重慶的土地開發投資了好幾十億……我的報酬？……喂，你不要弄錯，我從沒支領香港方面的薪資，所以大概他們也是把這筆錢當作顧問費罷！唉！我是收了錢，這點我不否認。我儘管從來對金錢都不太在意，但那次我卻也不禁全然地神經緊繃，無法置之不顧……（有點慚愧）……我可是一輩子也沒瞧過那麼多錢，所以當我看著那籃水果下面的金鐲子與現鈔時，我的目光變得飄飄盪盪，想笑，不敢笑，想哭，卻又不知為何要哭。我的思緒急遽竄升至浩浩天雲萬里，窮極眼力也看不見它的邊際，卻只見層層疊疊的雲絮一縷縷的白，絲緞的柔軟；時光好像就在一剎那之間凝住了，滄海桑田卻在眼底下翻騰而過。我恍然領悟，一股急欲甩開束縛的思緒立即超乎萬物之外……（語調轉趨悲痛）……馬克斯的唯物辯證法則忽然之間不管用了。我想到了這個，當時怔住，眼角隨即滲出淚水，然後慟哭；背脊流過一道又一道的冷汗，整個人有若沉浸到冰窖裏，內心深處的另一個我卻一分一分地逐漸甦醒……（語調轉趨蒼涼地）……我重重地呼了一口氣，然後望著熱騰騰的呼氣在冰冷的空氣中形成一團霧影；我急急忙忙地在霧中尋找模糊的身形，卻只見魂魄迷離恍惚，若即若離，而身影迴盪依稀，非隱非顯。我瞥見自己

目眥欲裂的表情，忽然就懼怕了起來。不知怎麼搞地，割捨過去的壯士斷腕的決絕心意油然地在心中升起……（語調再趨悲痛地）……不論割捨是對是錯，它就這麼地在心中交替地輾轉著。我後來慢慢習慣了這種感覺，竟然也就認同起來。想來真是不可思議，人的轉變會是如此地奇妙。我一有了這麼一個心思，突然發覺三十多年來的共產黨員生涯竟然光棍地身無恆產。雖然如此，我仍然不想貪汙，因為我深刻感覺到我有唾棄這些人的心理已然是不可饒恕的背叛行為。我只是需要那筆錢離開他們，但我實在不想去加重他們的財務困難，因為再怎樣，大家都曾經是同志。

移民官：你總算覺醒了……

記者：瞧你那樣子，你不要幸災樂禍，我並沒有放棄馬克斯主義，我只是對現在實行的資本主義策略有了矛盾……啊？……（停頓傾聽，語調轉變為鄙視地）……你不懂啦！別自以為是地胡說八道……甚麼？人口眾多吃掉了經濟成長效益？……這個我不否認，但是人口眾多卻意味著廣大的消費市場，你為甚麼非得在文字上作文章呢？你可不可以問些別的？……（停頓傾聽，語調轉變為不滿地）……中國年年歉收，因而導致全世界穀價暴漲？這是聽誰說的？……世界糧食組織？……真是信口胡言！哪，這得看你想聽哪一方面的，咱們政府可是宣稱農產年年豐收哩……不談這個好嗎？……（停頓、傾聽，語調轉趨平和）……是呀，鄧小平同志南巡，第一次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沒錯……喂，你弄不清楚，我告訴你，總體規劃經濟只是將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做為一個策略來促使國營企業汰舊換新……（停頓傾聽，語調轉變為忿憤）……不資不社、指鹿為馬的經濟制度？……嘿，年輕人說話不要那麼苛薄，共產黨有的是辦法，而且羣眾情結也已從文革陰影裏出來了，犯不著再去刺激。說你不懂，你偏要充中國專家，所以世界上中國專家多得數也數不清，其實哪一位才算真正的專家？其實在我們那兒，有我這種矛盾的心思是最為可憐的。不說了……（語調轉趨哀傷）……我並不想到美國這個資本主義的國度來，但何處是真正的共產主義的樂土？蘇聯瓦解了，東西德合併，北韓遍地餓殍，古巴難民潮洶湧。我應到哪兒去？

移民官（同情地）：嗯，擦擦眼淚罷……（伸手遞過紙巾）……

記者（自我解嘲地）：喏，對不住，惹你笑話了。再給我一張紙巾罷。我很久沒有掉淚了，多年來的恐怖鬥爭早已令我忘了掉淚的憂傷。唉！幾番暮雨朝雲，一夕夢幻泡影；我在慘痛的政治運動裏算是嚐盡了人間冷暖，深刻體會到「事業旺騰，車輛不斷流；家業敗落，迎面不認親」的意味。萬沒想到的是，這種世俗的涼薄在我們共產黨的同志裏竟然有過之而無不及……（長嘆一聲）……我自己其實相當迷惑，資本主義那一套鼓勵貪婪與刺激競爭的作法，無可避免地利用通貨膨脹與預支消費的經濟策略來摧毀人類溫和與保守的本性。我對它沒有信心，更厭惡其中貪婪的成分，但是共產主義那一套又走不通。唉！你我其實都很可憐，掙扎不出一個好制度……

移民官：改革開放不是一個制度，它只是你們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一個經濟策略而已。

記者：是啊！你說得好。改革開放本來只是一個社會主義制度下的資本經濟策略；這個我知道，但是無可奈何地，幹部同志卻將之泛政治化，於是改革開放就變成一項政治運動，將社會潛伏的正義精神扼殺殆盡。這個你就料想不到了罷。唉！這些腐敗的幹部不學無術，常是推波助瀾，上下欺瞞，於是社會普遍沒有了義氣。我看著很是哀痛。

移民官：或許中國缺乏人才罷？

記者：中國怎會沒有人才？只不過中國傳統的知識份子通常在歷代墮落的社會中，本能地以獨特敏銳的感受力，從黑暗、罪惡與痛苦裏覺悟到憂患意識而立刻回到哲學上去。這種追求較高的精神境界的作法，使得他們大都變成一些與社會脫節的歸隱自然的清高之士……（長嘆一聲）……你是猶太後裔罷？……那你怎會這麼問？嗯？……（頷首沉思，語調憂鬱）……現在的確是個文化衰敗的時期，知識份子要回歸自然比較困難；大概就是因為這樣，中國現在更造就了一批膽小如鼠的讀書人，不止自己沒有創造性思想，連模仿與分析傳統思想也成了猥猥縮縮。這種固步自封的態度對整個社會無異是一種文化的封殺……（語調有些模糊，好似自言自語）……傳統教育當然是重要的。可惜的是共產

黨的簡化字改革增加了一般人瞭解古代哲學的困難，「破四舊」更是燒盡了傳統的真善美價值。原本外來的馬克斯唯物理論帶給中國貧富懸殊的社會一線希望，但是現在卻又讓死而復燃的資本策略弄得面目全非。讀書人在感嘆憂患意識的無著落時，竟發覺他們無路可退，於是一股腦投入賺錢的行列，迷失在金錢的追逐。這是中國讀書人的悲哀，也是中國文化的不幸。

移民官：恐怕這是因為他們要逃避秘密警察的壓力罷。

記者（有些惶恐地）：當然，當然，你的看法也對。這不完全是他們的過錯。的確，在大一統的威權政令不得下達的時候，公安權力的確有暴增的跡象……（長嘆一聲）……警察干涉的結果也的確是會刺激行政幹部官官相護，轉而將貪汙蔚為風氣……所以喲，社會哪能安定？大學生久已不知何為尊師重道，整個社會充滿著無學問、無品德，但有權術的流離份子。唉，不說了罷，挺傷感的。

移民官（有些挑釁地）：你怎麼這樣肯定有權術的人一定無學問、無品德？

記者（聲音上揚地）：我怎會知道有權術的人無學問、無品德？你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好罷，我就再說說罷……（停頓，吟詩般地）……呵，呵，在中國波浪型的文化發展歷史來看，歷代衰世的知識階級因為能超越一般人去感受刺激、憂患與痛苦，而產生很大的覺悟，進而產生新的學術生機，帶動整個社會的思想。但可惜的是，這一批人在文革中全數被殲滅、銷毀了。活著的知識份子對政府破滅了希望，否定一切現實的政治以及鄙視一切政府權利的劣行。由於儒釋道哲學連根被摧毀，知識份子對社會上的現實生活的希望破滅了，以至於產生無政府思想……（阻止移民官的問題）……當然這種無政府思想的產生不是一朝一夕的。你想多年來，在權術政治的運作下，掌握政權的人大都不學無術，所提升的人也都不是從正當高尚文化修養培養出來的，因此個個都沒有甚麼品德。整個社會在這些人的控制之下，哪能不產生政治、社會、道德與文化的墮落呢？……（長嘆一聲）……怎麼？這還不明白？他們居上位者圈選繼承人時，常在黨政運用與對同志的關懷之間作出不那麼可靠的平衡。倘若黨政瞭解得透澈，運作得超凡入聖，或可原諒掌權者缺乏對同志的興趣；但是大多時候，他們對

同志的控制都超過他們對黨政機能結構的不熟練，所以縫隙叢生……咦？瞧你那個表情？愈弄愈糊塗呀？……

移民官（興緻濃厚地）：為甚麼他們對同志的控制都超過他們對黨政機能結構的不熟練呢？這個有些詒口，是甚麼意思？

記者（有點垂頭喪氣）：歇歇罷，可以了，我真的不願再說了……或許我是真的落伍了。其實大家都無產不是很好嗎？是罷？家產愈多，煩惱愈多；私心愈重，貪念愈熾。咱就不說獨攬獨佔對社會資源造成一種浪費，他們臨死前也會增加困擾，走得不安穩。這不是很明白的道理嗎？怎麼大家都看不到這一層次呢？

移民官：或許共產黨人就是一窩蜂的罷？

記者（不以為然地）：你這麼說也不太對，我到現在都非常尊敬我們那兒一些操守清高的共產黨同志們，他們直到今日仍然潔身自愛，終生信守毛澤東同志教導我們的服務羣眾的精神，但是顯然地大家都敵不過潮流，因此有人哀傷，有人悲痛；雖然私底下都很痛苦，但大家看到改革開放給社會帶來的變局，都有無能為力的感覺。

移民官（嘲諷般地）：真是如此嗎？

記者（哀傷地）：你不要懷疑我啦！我真的無法面對這些忠貞的同志，尤其是我收下了那筆酬金後，我更是羞愧與他們為伍。這真是說不清呀！我只是需要金錢離開那個環境，但是我卻羞恥自己的變節行為。唉！良心的鞭韃其實最難熬。我每天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家，而家就像面鏡子；我每次回家就像照鏡子，照著我黔驢技窮的面目，於是在失去自我的日子裏，我逐漸害怕回家面對妻子，更害怕家裏四周迎面而來的凝縮氣氛。外面也是不好過，烈陽下的砂石地老是滾燙，晒得我整日頭昏腦脹。唉，這個覆天蓋地的自譴好似一個深淵，一經陷入，就永無脫困的機會。

移民官：你為甚麼不先想想清楚呢？

記者：我真是不想貪汙，如果有那份心，我幾百萬也賺到手了。但我以前從來不想貪汙。雖然如此，在我收下那筆酬金以前，每個人都認為我貪汙，因為我在那個位置，每年有幾十億元過我的手，所以惹得人人眼紅，都認為我貪飽了。連我這次利用香港與重慶市的關係在美國設立公司，也被同事認為我在美國有個美金賬戶。當然他們的推算也有道理，你想想我一個共產黨幹部，連獎金加起來，一個月的薪資也不過七、八百塊人民幣。一趟由重慶到北京再到洛杉磯的機票就要花掉我一千多元美金，他們就議論紛紛，如果我不貪汙，怎可能用一年多的薪資去買一張機票？……（長嘆一聲）……這個私下排擠的作法在我們那兒真是一點辦法也沒有。不論是甚麼職位或是甚麼關係，也不論我花多大的力氣去維繫，反正結果都差不多。雖然我暫時有了權力，但是一個潛伏的更大力量就隨時俟機以待，或反撲，或突擊，時機一到，他總有法子將我排擠下來。這種謀奪權力的案例，從中央到地方，天天都在進行著。

移民官（嘲諷的語調）：或許不這樣，你們無法表現出一起奮鬥的革命同志精神？

記者（感慨地）：你不要嘲笑我！我也不知道為甚麼我們會在這種制度下掙扎不出。或許這個跟我們大力摧毀中國的舊思想有關罷？我想一個國家的萬世建設應肇因於文化理想與精神價值，但是我們卻在破四舊與文化大革命中將之摧殘。其實共產黨也是很為難。我們多年來仰賴的是馬克斯主義，偏偏現在走的是市場經濟。沒有了中心思想體系，江澤民就只好鼓吹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但我想連他自己也說不明那是一個甚麼東西，因為其實他鼓吹的就是他最欠缺的。你說這是不是很嚴重？你可能無法體會，在美國這個國家，意識形態並不重要，但是在我們那兒，意識形態不穩固，社會立刻動盪……（嘿然一聲）……掌權的人體認到精神文明的欠缺是造成今天社會動盪的根源，但是又無法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精神價值。這個很困難，因為這絕不是江澤民一個人的過錯，也絕不是短期間可以建立的。在多年來的政治運動裏，教育、文化、道德等等精神建設幾乎停頓，社會裏盡是些無根無柢的流離份子；沒有了文化的背景，執政者的政治智慧與憂患意識就有了偏差，於是他們釐訂出來的經濟制度與

發展出來的軍事力量，就多多少少地帶有政治戰鬥式的麻痺作用。這種推動方式幾乎完全不承認精神價值應由大先知先覺來領導，也幾乎完全漠視人的心靈與道德體系，卻反而加深了羣眾鬥爭的本能與機會。我很擔心這種社會教育抵不過兩代人事的交替……（語調轉趨悲痛）……我說這些話，其實是帶有無限地悲憫，因為這些掌權人被共產體系的機能所束縛，他們並非不想改革，只是希望能在黨政機能下改革。但是在這個體系發展出來的改革，大都沒有真正的中國傳統精神與文化思想的創造性。這才是悲哀的根結，唉！現在真是中國歷史上文化陷落最劇的時代。

移民官（轉移話題）：怎麼你繞個大圈到北京轉機？

記者（驚訝地）：為甚麼我要到北京轉機？你耳朵倒是挺尖地。其實這不稀奇，這就譬如你們這兒的州議員不是有時也得到華盛頓特區跑跑？華盛頓特區是首都，參、眾兩院的議員不去溝通一下，萬一有個急事，臨時要聯邦政府撥款或甚麼的，那就得大費周章了……是罷？你這麼瞭解以後就簡單了。北京是首都，裏面有很多重慶地區的人民代表需要我去聯繫、打點。這點在我們那兒可能比你們這兒還重要，可以說是非常、非常地重要。因為我們這些人民代表大都不是真正在首都扮演監督的角色，這不是他們不盡責，而是在共產黨的黨政運作下，立法不能獨立，司法自然也就攪在一起。這種行政立法與司法集中在中央政治部的作法當然有它高效能的一面。你們是無法瞭解的。整個黨政運作起來如臂使指，不需要耗費太多的人力資源，通常傳遞得很迅速，所以私下溝通就顯得格外重要。

移民官（懷疑的口吻）：純粹為了公事？

記者：當然我也是趁著這個機會到北京跟我的女兒敘敘。是啊！我女兒已經工作好幾年了。看不出來嗎？其實我結婚是早了一些，唉，我當初年輕氣盛，又有權勢，一看到歌舞劇團的美女在舞臺上輕歌妙舞，就有些迷惑。嘿，惹你笑話了，是啊，是啊，不愛江山愛美人，我當初也是被同志們這麼取笑的，嘻，可真難為情。

移民官：你的女兒在北京任職？

記者：是呀，我女兒是被分派到北京去工作的……你的問題我不太懂……喲！怎麼？你不是說，你對大陸的情況不瞭解嗎？怎麼你這個問題問得好像你是北京通一樣呢？你對咱們的制度還挺熟悉的嘛！看不出來我們這招盤問人民敵人的技巧，你也是相當嫻熟。嘿！弄到最後，恐怕天真的倒是我自己；看來我得小心一點，以免中了你的圈套。

移民官：是你弄她過去的？

記者：我沒這麼說……說罷。我能不說嗎？嗯嗯，我女兒在北京工作當然也可以說是靠著我的關係，這個我不像別人，敢做不敢說，活得窩窩囊囊，沒一絲骨氣。我不怕難為情。哪一個不是這麼做的？哪一個不是拼命找一些在北京有權勢的舊識？想想嘛！當初大家在一起打江山的時候，大家的父執輩在同一條山坳裏灰頭土臉地躲著國民黨的圍勦，這份患難與共的情誼你說可是不比尋常？更何況我與我父親這麼多年來的黨齡加起來，只怕比鄧小平同志還多，你說調個女兒到北京鋪路照應還會有問題嗎？……（長嘆一聲）……我們同志彼此有幾兩重其實大家心裏都相當有數。咱們在一起得了天下，不能不說咱們有幾分福份。但是呢，大家的這個福份時顯時隱，或一前一後，或化整為零，但絕不會是一個完完整整、一起出現的福份。同樣地，災禍也是一樣地。而且因為福禍相當，強者大都敵不過禍端，弱者又都逃不過懲罰，所以弄得大家糊裏糊塗地輪流挨批鬥。唉，咱們得要承認，咱們共產黨有得天下之能，卻無治天下之才；要興邦建國，光靠咱們那一套鬥爭的把戲也實在不成。

移民官：嗯！這句話講得真好。「有得天下之能，無治天下之才」，但是你們的同志可能認為「既能得天下，就能治天下」罷？

記者：你這話問得頗為藝術，但是我也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反正我決定離開以後，我卻發覺我到處開罪人；不是領導說我黨性不堅，就是妻子說我拋家棄子，不然就是大姊二姊罵我偏頗虛榮。我這還沒有說到我媽媽。在她的嘴裏，我根本就是一個欺師賣祖的無恥之徒。是啊，這可不是挺悲哀地？連家裏人我都無法取得諒解，我做人也真是失敗得可以了……唉！其實他們都不明白，我毅然決定離開

奮鬥了三十年的祖國，不就只是為了堅定我個人對馬克斯主義的思想嗎？當然我同時還希望能在這個世界上，尋找一個可以接受馬克斯思想的地方。倘若尋不到，那我則希望能找到一種足以取代馬克斯思想的智慧……（沉默良久）……我的果敢顯然得不到家人的諒解。這點我不後悔，哼！若無冥冥之志，安有昭昭之功？唉呀！唉呀！其實何必多此一舉？真能找到的智識也不見得就是我們所能依靠的經驗，不是嗎？真能找得到的，其實就不是我們所要找的了……（再度陷入沉寂）……不懂？你這麼一說，可就是在損我了。我們共產黨員不喜歡這種氣勢凝人的壓迫。唉！唉！「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我是不在乎任何人的褒貶的。

移民官：所以你就到美國來討生活了？

記者：到美國來討生活實在不得已。你看看，我攜帶那麼一大袋人民幣到銀行去兌換美金，出門來卻只得一小束，連袋子都不必用了，嘿，我這麼放進口袋裏，連個口袋都塞不滿……

移民官猛然推門而入，空氣裏頓時充斥著一股濃馥的異香。記者不自覺地吸了幾口。

記者（吸了幾口後，有些昏然）：回來了？

移民官（笑了一笑，走近書桌）：很香罷？

記者：是大麻嗎？

移民官（滿足地沉入座椅，閉目養神）：是啊！你嚐過沒？

記者：喲！我哪敢？

移民官（擡起頭來）：這有甚麼不敢？

記者：在大陸，吸大麻是違法的。

移民官（坐直了起來）：你少來這套啦！誰不知道大陸的人民解放軍跟毒梟是勾結在一塊兒的！

記者：這您可不要亂說。

移民官：我亂說？國會都已經成立了專案小組進行調查了，你想想看，毒品與槍械走私，還有高科技產品，沒有解放軍護航，哪有那麼容易闖關？

記者：您是律師，事事講求證據，這件事在還沒有證據以前，您可不能亂說……

移民官：證據早就找到了，只是現在柯林頓政府將它提升為一個政治案件，所以暫時就壓了下來。

記者：這個我就不得而知了，不過再怎樣，吸大麻在國內還是違法的……

移民官：違法？跟我談法律！你還會比我知道法律嗎？

記者：您是律師，我當然不能跟您比。

移民官：這不就結了。以前是非法，所以我只能在家偷偷地吸；現在合法了，所以我就再也不必躲躲藏藏的了。

記者：但是好像提案的精神只建議大麻當作藥用罷？

移民官：這有何難？喏！（從抽屜取出一張醫院證明）這可不就是我的護身符嗎？

記者（童駭心重地）：您有病嗎？

移民官（沉醉地）：可不嗎？我的病是我無法忘懷大麻漫散到身體各部位時像嚴寒裏跳進 jacuzzi 的快感……

記者（調侃地）：嘿！您說笑了，這能算是病嗎？

移民官：這不是病是甚麼？（戲謔地）連醫生都說是病，你還有意見嗎？

記者（不安地）：我能有甚麼意見？說說罷了！

移民官（一躍而起）：該走了罷？

記者：是呀！到點了。今天抄錄了好多……

移民官：是嗎？明天還來？

記者：是啊！起了頭，總得完工……您明天在罷？

移民官（欲言又止）：明天……這樣罷！我明天下午才來，呆會兒我出去的時候跟警衛打聲招呼，你一早自己進來抄錄罷。

記者：多謝您了。

移民官（關燈前）：你替我謝謝你的主編。

記者：謝甚麼？

移民官：他的禮物呀。

記者：您太客氣了。不過我們的主編是個女的，是女性的她，不是男性的他。

移民官（一邊關著燈）：這更妙啦！這個年頭，女人真是出頭了。

房間闃黑後，兩人一前一後（移民官在後）走出門外。

房間的燈再度被打開，記者默默進門，一語不發地坐在書桌前，將筆記本打開，按下錄音機的按紐；移民官卻在這時衝了進來，怒氣沖沖地直奔到書桌前，將抽屜裏的大麻都蒐尋了出來。記者立即停止了筆錄。

記者（一頭霧水地）：您早……（記者見移民官不說話，戰戰兢經兢地又問）您昨天不是說下午才來的嗎？

移民官（怒氣難消地）：我抽大麻，到底礙了誰的眼，為甚麼老跟我過不去？

記者（小心翼翼地）：怎麼？聯邦法院作出裁決了？

移民官（用力將一包包大麻菸甩進塑膠袋裏）：違憲！聯邦政府剛剛發佈禁止吸食大麻的全國通令。媽的！

記者：喲！這倒是個新聞。

移民官（怒眼圓睜地）：新聞個屁！

記者（微笑著）：那您現在怎辦？

移民官（洩了氣地）：還能怎辦？跟以前一樣，全部帶回去；我在自己的屋子裏吸，總不礙大家的眼了罷。

記者（嘻笑著）：這還不算太差嘛！總算還能吸。

移民官（停止手裏的動作，哀嘆了一聲）：唉！你不知道啦！我不願意在家裏放置大麻，只是因為我太太經常不知節制地吸食得神魂顛倒……

記者：喲！您不給她吸，就找個地方將大麻藏起來嘛！

移民官（懊惱不已）：藏哪兒？家裏那麼一點大！

記者：家裏有院子嗎？

移民官：有。

記者：這就容易了。學學咱們中國人，挖個坑埋起來！

移民官（懷疑地）：不成的，濕氣會毀了大麻。

記者：這個太簡單啦！把大麻用錫箔紙包起，放進小罐子裏，然後再擺進一包乾燥化學物就成了。

移民官：真成嗎？

記者：包在我身上。

移民官（起身）：那好。我得趕緊回去處理這件事。

記者（帶著消遣意味地轉身看著移民官出門）：甭急，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約束一下你的太太。

移民官（無奈地倚在門邊）：說得容易……不談這個了，你結婚了嗎？

記者：結了，不過老婆在大陸……

移民官（有點曖昧地轉身出門）：嘿！你熬得住？

記者（有點輕眺地）：甚麼意思？中國女人多著哩！

門外長廊傳來移民官越傳越遠的笑聲。記者心情輕鬆地再度按下錄音機的按紐。

移民官（有點故意地緩和面談的氣氛）：嘿！咱們好不容易說到你踏上美國國土的經過。現在說說你在美國認識的中國女人罷？

記者：喲！怎麼？連她的事你們也打聽清楚了？你們的情報工作的確令人佩服。看來我如果不談談，好像顯示不出來我的誠意了……（懷念地）……哪！她倘若不說她是大陸來的，我真是一點也看不出來，或許因為那是個雨天罷。她裹在藍色蓬頭的面龐顯示出來一股清新秀麗的嬌美，以至於她對環境陌生的慌張就顯現不出來。嘿，當她這麼地撂下頭罩時，我居然有了一輩子都沒有的異樣感覺，想來這就是所謂的業緣罷。

移民官（取笑地）：嘿！恐怕你這是猛虎出柵罷！

記者（難為情地）：咱們都是男同志，說點葷笑話也沒甚麼關係。嘖，嘖，你不知道呀，咱在重慶市呼風喚雨了一輩子，可從來不敢有偷女人的想法。你想想，以咱在黨內的地位，要弄個女人還有甚麼困難呢？但是不成呀！只要想到我的父親及我的前程，我就只得忍了下來。沒想到來了美國，我倒是一下子全給解放了出來。

移民官（開玩笑地）：嘿！你這不是拐個彎罵我們嗎？

記者：不是，不是。我哪敢罵你們？但是你不知道呀。這個女人生了一個小孩，但那個身材呀，凹是凹，凸是凸，弄得我神魂顛倒。而且她不到四十歲的年紀，正值需要慰藉之年；她的先生在杭州撈飽了，死守著油水甚豐的位子，捨不得退下來，但又怕局勢有變，到頭來血本無歸，於是只得先遣老婆帶著孩子來舖路，不料卻把老婆給弄丟了。

移民官（職業性地順口問道）：她怎麼過來的？

記者：怎麼過來的？L1 簽證呀！你這是考考我？這幾乎是這一代與外界有生意來往的共產黨員慣用的一套技倆，你能不知道？哈，通常來說，他們先維繫與國營大企業的關係，然後與內部的舊識開家小公司承包單位業務，再由大單位出具證明聘請國外的律師申請 L1 簽證。不過就是兩、三千美金的律師費罷！來美以後，他們大多再想想其它的辦法弄張綠卡，然後就留了下來。

移民官（誇張地明知故問）：這麼簡單？我還以為我們已經設下了重重關卡。

記者（有些後悔說多了話，支支吾吾地回應著）：嗯……我本來也是打算這麼做的，但不料重慶升了格，一大批跟國務院有著深厚交誼的同志在旁虎視眈眈；我瞧著只得見好就收，自己先行走路，以免整肅不聲不響地掉在自己身上。你知道的，現在的黨員已經沒有了我們以前那種強烈的出離心……

移民官（帶著刺激口吻）：看來你們共產黨人很有些本事，說來就來，把移民美國當作一樁集體謀營的政策囉！

記者（狐疑地）：政策？你這是甚麼意思？

移民官（理直氣壯地）：人口輸出政策呀！

記者（不悅地）：我們只有經濟開放政策，哪來的人口輸出政策？

移民官（深思熟慮地）：嘿，嘿！你們的一胎化政策不奏效，所以才不計一切後果以輸出人口來達成擾亂別國社會穩定與促進本國經濟成長的雙重目標。

記者（忿憤地）：胡說八道！你這是造謠！

移民官（引君入甕地）：我一點也沒有造謠！是你們的鄧小平當年親口跟尼克森說的。

記者：他說了啥？

移民官（順水推舟地）：當年鄧小平在宴會上問尼克森要不要人，他可以立刻給美國一百萬人，嚇得尼克森一句話也不敢說……

記者（如釋重負地）：嘿！這檔子事兒！這可是有前言後語的，你不要斷章取義。

移民官（趁勝追擊地）：我絕不至斷章取義，這是有歷史根據的，否則以尼克森的智慧，他不可能會立即縮嘴。

記者：甚麼歷史根據？瞎說！我們才開放不久，從來也沒有制定過甚麼移民政策。

移民官（瞅著眼）：是嗎？漢人大批移民進西藏與新疆算不算既定的移民政策？

記者（不悅地）：你真是有點問得過火了！我告訴你，這是黨中央為了平衡東西部經濟發展的進度，才大力推動支援西南邊陲的策略。

移民官（貓捉老鼠地）：我不是說最近的事。

記者（急轉移話題）：以前……是因為國防需要。

移民官（完成目的的口吻）：那不就結了。你們一直以移民政策配合其它的政策來達成國家的需求。你不要否認，我們的世界人口遷移報告上記載得清清楚楚。現在你們的經濟開發效益給人口膨脹吃掉了，所以才把移民美國當作一樁集體謀營的政策。

記者（不滿地）：喂！你是律師，不是行政官，事事要講求證據，不要信口胡言。

移民官：好罷！咱們就不在這個問題上多說了，你的辯解只證實了我們的報導而已。

記者（喪氣地）：你陷我於不義，我到底說了甚麼？

移民官：沒甚麼啦！放心罷！……（滿意地）咱們換個話題罷。說說看，你們到了這兒，是不是也像在大陸一樣，對所有的事都予取予求？

記者：我不想再多說了，我們結束這段訪問錄音罷。

移民官：不要不安啦！我不再問政策問題了，說說新移民在美國多采多姿的生活罷！

記者（鬆了一口氣）：看來我是躲也躲不掉了。但是你可不要認為我們在美國生活得很遐意！新移民的困擾不是你這個土生土長的猶太後裔所可料想得到的。

移民官：怎麼說？

記者：就拿我所結識的這位大陸女人來說罷！她來了美國之後，被這些移民的問題弄得團團轉。幸運的是，她的周圍有一羣基督徒，熱忱得不得了；她常是一通電話，立即就有二、三個人帶著她四處去購物、辦駕駛執照、工作卡、綠卡等等。只不過禮拜天一定得跟著他們去教堂，否則他們就認為你是神所遺棄的羊隻而逐漸對你冷淡了下來。

移民官：嘿！這可怪了，你們不是無神論者嗎？

記者：是呀，我們共產黨員都是無神論者……（支支吾吾地）……我本來不瞭解這些信教的人，但是接觸久了，我才發覺不管甚麼教，這裏面的教義有一種安定人心的力量；我又發覺，資本主義對人心貪婪的鼓動，在這裏面有了平息的作用。

移民官：喲！這倒是一項意外的收穫。

記者：或許罷！……（陷入沉思）……我看到這個基督教博愛精神在無形中平衡了資本主義對人性的摧殘，不禁想到國內吃大鍋飯的時代；我們從來都不鼓勵私心，而以民族主義的狂熱來激發社會主義意識，同時以各種名目的政治運動來追求社會主義理想。這中間最強有力的領導自然是毛澤東同志。那個時代，真的，我可不是胡吹亂扯，整個中國社會真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

移民官：你可真是愛國呀！一兩下又歌頌起你們那個民不聊生的革命時代……（順手點起香煙）那麼你們搞那個改革開放做甚麼？

記者（動怒地）：你甭打岔……甚麼？不錯不錯，那個時候，我們是窮，或許真是沒甚麼可偷的罷，但是人人幹起活兒來可都是不要命的。我們從不知道要加班費、獎金，晚上還得拿個小板凳聚在馬路邊聆聽政治課……（不悅的聲調）……你是不是不想聽？我可以不說，但是……好罷，那就請你把香煙熄掉……

移民官（啼笑皆非地熄掉香煙）：你這個架勢的確像是作過官的。

記者（憋出來的聲音）：哼！你甭取笑我……我個人的錯失不要緊，不過我一定要讓你瞭解，就算是做個記錄罷！……（口氣沉穩地）……在那個你所謂的民不聊生的時代，全國民眾只有一種崇高和諧的精神表現，真的，你不要懷疑我，我知道連西方的社會學家也極力推崇中國領導人的膽識與遠見。這種追求「烏托邦」理想的勇氣從希臘哲人柏拉圖以來就沒有一個政治家敢嘗試。他們都只是空談，但是咱們毛澤東同志大膽地做了……他做了，他稟持著共產黨員悲天憫人的出離胸懷，獨力對抗沉痾的中國醬缸似的傳統文化，就這麼干冒天下之大不韙地做了，我為他不計歷史評價與個人成敗的偉大行逕替中國人感到驕傲……嗯，謝謝你，我真是有點情不自禁……

移民官（微笑地）：你這個人很可愛。

記者：我可愛不可愛不要緊，不過你這個微笑帶有太多的涵意，我搞不清楚你是甚麼意思……（錄音帶到此斷掉，記者趕緊換上第二卷）……話哪能這樣說？你聽過雷鋒罷？焦裕祿呢？孔繁森？都沒有嗎？你們這些資本主義的官僚有時實在封閉得可以了……喏，雷鋒代表勞動羣眾，而焦裕祿代表革命幹部，孔繁森代表拓疆先鋒。他們一輩子不顧自己與家人的生命財產，全身投入鄉里建設，為勞苦的羣眾奉獻出性命。那種無私、無我的精神不是你可想像的，而且羣眾那種對社會的熱忱，也不是現在這些個體戶可以比擬的。這是歷史事實，你一定不能抹滅。

移民官（不耐煩地）：好啦！歇歇罷！你的統戰工作都做到我的辦公室來了，真是！你這個人！真是不知輕重……

記者（有點變臉）：咦？……怎麼？不想聽了？我只不過是說說咱們社會祖國好，你就受不了了？真是沒有一點風度……

移民官（嘻笑地）：你也真是可以的囉！從你的女朋友居然可以扯到「烏托邦」，你是不是處心積慮地想扳回你剛剛在移民政策上的頹勢呢？……（緩和衝擊地）……好，好，不說這個，說說你自己的住處罷！

記者（安慰又放鬆地）：我呀？我住的地方正好跟我的女朋友相反。你知道的，我那個房東是個佛教徒，嗯，好像每一個大陸人來了美國就與宗教扯不清……不過，我的房東不是神經兮兮的那一種佛教徒，他屬於相當有理性、不盲目迷信的那一種。我這麼說可不是胡亂恭維他。真的，舉個例來說罷。當今美國社會裏，有誰會放下好好的工作不做，躲在家裏寫小說？哪，他所放下的工作可不是一般的工作哩，那可是洛杉磯縣捷運局的輕軌策劃經理。一個中國人能混到這樣也不是很簡單的罷？但是他說放就放，那就顯得更加非比尋常。

移民官（不以為然地）：你對他瞭解就那麼深嗎？

記者：嗯？當然，當然，你說的不錯，他的工作詳情我也不知，不過他每天都在家倒是個實情，另外他沒有收入也不假，因為他所寫的小說老遭到退稿。你看他雖然沒有工作，但卻還能應付那棟大房子每個月兩千多塊的開支，這不能不說是家底雄厚罷。不管怎樣啦！我租他的房子，唸我的英文，打我的工，也不妨害他拜佛、寫作。但他老不出門，就多多少少給我跟我的女朋友造成不方便。

移民官（好奇地）：你是怎麼認識他的？

記者：嗯……我住到他那兒去也真是一個奇妙的因緣聚合。你想想看，他一個佛教徒搞唯心、唯識，我這個共產黨員卻又只相信唯物，於是在那棟高聳寬敞的客廳裏，我們就經常一來一往地爭論著。我萬萬沒想到我熟讀馬克斯的辯證法則，在他面前竟然討不了好……（不悅地）你可不要這麼說，我在同儕之輩可是出類拔萃，對馬克斯思想的研究絕非泛泛。但是他的歪理一大堆，而且他可以將事物說到沒有辦法分辨的細微……你知道，我在美國這幾年，精神上極為苦悶，於是他的唯心理論有如狂風巨浪地排山倒海而來，令我對我所知道的一切有了極深刻的反省；同時這些思想在我的忠貞愛國意識裏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以至於最後我對馬克斯的那一套唯物思想有了全盤否定。但是因為我對中國的一切放不掉，所以也就日以繼夜地受著良心上的譴責。

移民官（挑釁地）：你是辯不過他罷？

記者（氣忿地）：哼！你完全弄錯了。我身經百戰，不是爭不過他，但是我得工作，所以每次都是我棄鼓偃息。不過我得承認，唯心、唯識不是隨便亂說，他們有他們的一套，連個起心動念都「集起、思量、了別」地分得細微得不得了。這一比較，唯物論的社會觀當然就顯得粗糙。但不管怎樣，我在他那兒聽到的，確實拓展了我多年來的思維領域，因為這些在共產黨的無神論氣氛下是前所未聞的。

移民官：他帶你到過教堂嗎？

記者（不耐煩地）：佛堂！是佛堂，不是教堂……我跟他到過幾次佛堂，也聽過他們談論佛法；當然我是門外漢，只能聽，不能發表看法。但我看到了一些矢志學佛的人吁吁叨叨地也不見得有多超脫。暫不說佛堂內的人有著一股說不清的私念與傲慢，恐怕他們對「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道理，還沒有我這個學唯物的搞得透徹。

移民官：你倒是自識甚高，但是在這麼短的時間裏，你恐怕弄不清楚佛教的教義罷？

記者：嘿，瞧你說的！這有甚麼弄不清楚？知道的多說一些，不知道的就多學一點唄。但是呀，他們嘴上說空性，又說甚麼大家融和在一起的因緣本空，誰做甚麼誰收益甚麼，都是一樣的；我本來也是相當敬佩他們，因為這也是我們共產黨員稟持的信條。但相處益久，我才發覺每每在佛堂內高談空觀的人其實個人色彩濃厚，主觀意識強烈，而且最令人不解的是，一羣酸溜溜的衛道人士刻意弄得佛頭佛腦，令整個佛堂黏答答又神密兮兮。幸好他們還沒有甚麼金錢上或利益上的衝突，否則的話，他們開起會來也不會輸給我們的鬥爭大會。所以你說說看，真正要做到無私無我有多難呀！不懂得無我，更從何開始談般若？

移民官（和悅地）：你看你，說著說著，你又犯毛病了；這可是你自己往你的共產黨上扯的，不要又怪我……還是說說你這個房東罷，他挺有意思的。

記者：嗯……不說了！……不錯，我的房東不工作實在是社會的損失，他熟讀百家經書，辯才無礙，連這套說謊的本事也是他無意中透露的……

移民官（又是職業性地順口溜出）：他叫甚麼名字？

記者：他的名字？怎麼？你這是甚麼意思？你不要又想陷我於不義！他都不知我將他在閒聊時的話語實踐了，我再怎樣不肖，也不能做這種出賣朋友的事。

移民官（一本正經）：我們終於講到你在申請表上說謊的正題了。我想多知道一些他教唆你的罪跡。

記者（忿憤地）：他教唆我犯罪？虧你還是個律師，怎麼說出這種不像一個有法律背景的人所說的話呢？你們的憲法不是保障言論自由嗎？他在他家裏沙發上說的話能有甚麼犯罪企圖？

移民官：算你有理！咱們就暫不稱這個為犯罪罷！

記者：本來就是我有理嘛！你不要看我現在有如一個階下囚，我在重慶市皺個眉頭，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倒霉……

移民官：但是你還是得留個記錄下來。

記者：又是 for the record？我可是先警告你，你不批准我歸化為美國公民不要緊，但是如果你對他採取行動，我可是會具狀到法院告你的。我這可是有言在先，你到時不要怪我。

移民官（挖苦地）：喲！你這可是相當地氣度恢宏嘛！

記者（委屈地）：恢宏氣度不敢當，這是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最基本的維護同志利益的修養。

移民官（逼迫地）：跟他稱起同志來了？咱們暫時不管他是不是個共產黨人。說出他的名字罷！

記者（猶疑地）：嗯……他的名字叫林彬懋（作者名）……英文名字？布萊恩罷？美國人打電話來，都這麼稱呼他。我對他非常地感激，因為他不止在我最需要援手的時候伸手拉了我一把，還介紹我到華文報紙當社區採訪記者，而且他以他對佛學的看法重新燃起了我對共產黨幾近泯滅的希望。

移民官：喲！你把他捧得太高了罷？畢竟佛法與馬克斯主義是風馬牛不相及。

記者：啊？……風馬牛不相及？難怪你也有這種看法，我當初也是這麼認為的。不過，我們暫時不要去想那些宗教修行的成果，單看這兩者對世間事物的摒棄，還真有相似的地方。是罷？佛弟子的出離

亦是斷絕今生對一切事物與心念的執著與愛戀，然後發菩提心以眾生之疾苦為苦，這點跟共產黨員是不分軒輊的。你信不信？

移民官：你又來了，老想替共產黨鑲金塑銀……我不信你這一套。

記者：哼……你為甚麼不信？這不過是你的偏執罷了……不錯，共產黨人都是無神論者，因為對這些想要藉環境來改變生命的共產黨人來說，神只是個障礙物而已；但是我們當初入黨時所懷抱的出離心與遠大志向跟出家修行真是沒有甚麼不同……甚麼？我說的是以前，當然現在不同了，你不要老是用話來堵我……

移民官（揶揄地）：算了罷！同志！馬克斯主義教化不了任何人，你怎麼到現在都無法醒悟？馬克斯主義只不過是教條而已……

記者：哼！我一開始就說過，世界上沒有真正的中國問題專家，你看，你說著說著就犯下錯誤……你這種論調聽起來似是而非，讓我誠懇地對你說，馬克斯主義絕不是教條，它是一門不斷發展、變化的科學，而且它與資本主義一樣，也同時著重於生產力的發展，只不過這兩者各自從不同的角度進行，所以很難看得出哪一個比較接近社會主義……

移民官（嗤之以鼻地）：你怎麼中毒那麼深？馬克斯的無產階級專政只是獨裁的顯現而已。

記者（斬釘截鐵地）：你錯了，馬克斯是說過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但這是指無產階級可以掌權，並不表示無產階級一定得要專政，更不表示社會只能由一個政黨來代表無產階級，或暗示由一個政黨來掌權……（挑戰地）你沒話說了罷！這裏你一定要弄清楚，馬克斯非常珍重個人的發展，而他的理論的精髓就是達到人類最終的自由；其實他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是以個人的自由發展為前題，來創造全體人民的自由發展條件……（恥笑地）你不必要裝成一副很驚訝的樣子，這也不是甚麼大秘密，你不知道這個也沒甚麼光采；你們這種半調子，不瞞你說，我在國內見多了。

移民官（驚訝地）：這種論調我倒是第一次聽到。

記者：不止是你，很多人也是前所未聞，但我所知道的這些對馬克斯思想刻意污衊或誤解的人，如果不是因為他們另有陰謀，那麼就是因為他們自大狂妄；其實這些人除了充分暴露他們的貪婪以外，就只能凸顯他們的無知與不學無術了。

移民官：那你們中國共產黨怎麼會……

記者（平和地）：你不能以中國的現狀來污衊馬克斯學說的精髓……中國共產黨強調個人犧牲，同時鼓勵同志隱藏或改造自己的個性去完成集體的貢獻，這其實是與馬克斯理論相違背的。

移民官（欽敬地）：難得你有這樣的胸襟，不過照你這麼說，中國共產黨沒有真正奉行馬克斯主義？

記者（浩然一聲長嘆）：你說的一點不錯，馬克斯主義並沒有辜負中國，是中國共產黨背叛了馬克斯主義。所以你可以說我脫離了中國共產黨的僵死教條，但你卻不能說我對馬克斯主義有了動搖。

移民官：是不是因為大部分黨員對中國共產黨的背叛馬克斯主義大失所望，所以才促成國家幹部集體貪汙的事實？

記者（欲言又止地）：這其實不是像你所說的那樣……你這麼看罷！連佛教那種看破紅塵的修行人士都不免會有假藉佛法方便之名而大行斂財之實，是不是？我可沒有亂說，沽名釣譽的情事，在佛教裏比比皆是，所以共產黨人貪汙也就不是那麼不可思議了……

移民官（追根掘底地）：但在共產黨人還沒有貪汙以前，為甚麼那一套不講求回報的出離胸懷與追求理想的政治運動會弄得全國民不聊生呢？

記者：啊？……甚麼？到底毛病出在哪兒？……這點你問得很好，我多年來也老是掙扎不出，直到我遇見了我房東，才算有了一點了解……（感慨地）我房東說這個癥結在佛家講唯心和心物合一，所以出離成為修行人對自身智慧開啟的要求，但是共產黨講唯物，基本的出離要求反而成為黨對黨員忠貞與否的測驗尺度……

移民官：這是甚麼意思？我不懂。

記者：別急呀！我還沒說完，你就打岔……我房東又說，共產黨從社會觀來標榜無私精神是帶有摧毀人性的偏見的，因為人心到底不是機器；但是呢，共產黨體認不到這點，反而揭櫫鮮明的唯物旗幟，四處奔忙整肅反革命份子，將他們的頭顱像蛋黃般地敲得到處飛散。這些手染血腥的人萬萬沒想到，他們理直氣壯地革了別人的命，卻在革自己的命時有了矛盾……（痛心疾首地）嘿，真難呀，這些人早已沒有了當初革命時的出離心。你想想看，一旦缺乏這種出離心，那麼他面對外界強烈的誘惑時，一定會因為自己無法身心統一而自我侷限，然後不可避免地，他們最後痛苦地被私念所帶來的偏見與貪欲所控制，所以我房東以為，當急之務是立即去尋找一個能替代馬克斯主義的唯物哲學思想，否則崩潰之下的中國政治體系將永無整合的機會。

移民官（難過的神情）：這個說法很感動人，怎麼你們國內都察覺不出來嗎？

記者：不，我房東說，其實江澤民也看到了這點，所以大力提倡「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來代替以往的「鬥私批修」；雖然精神文明比較沒有暴力性，但是可惜的是，沒有人能夠清楚地說明那是甚麼……（哀傷地）……我對他的說法掙扎了很久，但是最後我不得不同意他的理論，因為馬克斯主義的理論實在只是一種個人修行的手段，所以從唯物下手，基本上就犯下了邏輯上的錯誤。我這麼一分析等於是替自己解開了我長期以來一直舉棋不定的疑慮。

移民官（結巴地）：這個……我不太理解。

記者：這為甚麼會難懂？你這個學法律的對哲學可能不怎麼注意，但是我個人非常相信他所說的……（不高興地停頓）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究竟是甚麼……這個嘛，不止你一個人有疑問，我們自己也有些搞不清楚，但是我房東說，本來高度的宗教精神結合中國的哲學智慧真是可以扭轉這麼一個令人擔憂的社會，可惜的是，這兩者均在威權政治下湮沒了，賸下的，僅是一些可供執政者利用的宗教與哲學工具，其精神與智慧早已蕩然無存。唉！這點精闢的說法闡釋了為何沒有人能夠清楚地說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甚麼！這恐怕不是當初毛澤東同志創建共和國時所能料想得到的……（欲言又止）我相當

感慨，佛家的般若思想、老莊的本無思想與儒家的生命哲學，不論出世或入世，均可超脫或肯定人生的意義。但是如今共產黨員不止精神不振，連多年來刻意標榜的那種作賤自己劣根性的「阿Q」精神也不見了，於是在窮途末路的社會危機裏，在社會、政治、文化的崩潰中，鬥爭變成了唯一的出路。毛澤東同志在文化大革命裏，藉著年輕人的無知與狂熱來摧毀腐爛的黨政機器體系，不就是因為他有著深刻的體認嗎？他或許預期天下要大亂，同志要被俘虜與殺戮，但是除了這樣，他又如何能振作起頹廢與墮落的精神呢？……唉！過了驚蟄，正是春暖花開的時刻了……

移民官（急迫地）：驚蟄是甚麼？

記者（搔手弄耳地）：驚蟄啊？你就甭問了罷！我英文不是太好，解釋不來；就算我解釋得了二十四時令，只怕你也聽不懂。算了罷！

移民官：你不要客氣，你的英文表達能力很強。

記者（羞赧地）：我的英文表達能力？嘿，過獎了，為了這個，我還蹲過三年的牛棚……

移民官（又是急迫地）：牛棚是甚麼？

記者（又是搔手弄耳地）：牛棚？嘖，嘖，這可不太容易解釋。牛鬼蛇神你聽過嗎？聽過？那就簡單些了。喏，牛鬼蛇神住的地方不就是牛棚嗎？……

移民官（也搔手弄耳起來）：怎麼中國這麼稀奇古怪？懂英文就得蹲牛棚嗎？

記者：甭大驚小怪，懂英文就有裏通外國的可能，而裏通外國就是最好的定罪理由……這甚麼話？我當然沒有裏通外國，我只是會說英文而已，但這是題外話……你這麼說，就太不瞭解中國了……這叫作防微杜漸，懂罷？

移民官（更加搔手弄耳）：防微杜漸？那麼我有男性生殖器，難道就有強姦女人的動機了？

記者：嘿，這不稀奇，二千年來的中國太監不就是先被淨身再送入內宮嗎？……所以這種防患的作法有它的歷史淵源……嘻，沒有了傢伙，你說這個孽該要怎麼個造法？

移民官：真是匪夷所思呀！

記者：瞧你那表情！稍微有些想像力嘛！

移民官（感慨地）：看來在你們那個制度裏生活的確不是很容易。

記者：是啊！……多謝你的關懷，但是不管甚麼制度，人類的根本思維還是一樣的；也許我們對今生無可奈何的貪戀與執著才是導致我們迷失的最大根源。所以呢，甚麼高深的理論或偉大的願心，倘若沒有那種斷絕今生貪著的決心，說甚麼都是虛假的；在這種虛假的前題下，做甚麼偉大的善事或者發甚麼慈悲的宏願，都多多少少只是為了滿足或者凸顯他個人從無始劫所帶過來的我慢與貪婪。是罷？唯有勇猛捨離世事才能真正地做到妄心不起，然後一切的作為、發心與思維才能算是清淨的。我這麼說，是否有幾分道理？……這是我來了美國所獲得最大的醒悟。

移民官（讚嘆地）：你說得真好……

記者（討巧地）：我說了這麼多，現在你說說看，我這種共產黨員還能在這瞬息萬變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裏生存嗎？我今天雖然在申請歸化的時候說了謊，但難道這不正是說明了我唾棄共產黨實行資本主義策略的決心嗎？

移民官（果決地）：嘿！說謊是個事實，你不要將這個證據確鑿的事實與美好的理論混淆在一起。

記者（洩氣地）：我可不管你批不批准，你若堅持你的偏見不予批准，我只有立刻申請政治庇護。我雖然不願這麼做，但沒有辦法……

移民官（微笑地）：你威脅我是沒用的！

記者（急迫地）：喂……這對你有甚麼好處？案子一送到法院，法官一定會同情我，因為沒有誰能夠對我講的情節有任何懷疑，也沒有誰不相信我倘若被遣送回去，一定會遭受政治迫害。所以你不能將這件欺騙事件只當成是偽造文書罪，畢竟它的背後有著深厚的政治歷史淵源……

移民官（還是微笑地）：但是謊言就是謊言！

記者（還是急迫地）：瞧你說的！縱使那是謊言，你應去詢問那個謊言背後的真義是甚麼；更何況，這些欺騙的行為乃是我作為一個絕望的共產黨員所能發出的哀鳴，唉，不管我歸化與否，我畢竟無法永遠逃離那註定要終生受困的既成網罟。對不對？……

移民官（盡是微笑地）：我講求證據，因為我只是個律師，不是人道主義者……

記者（更加氣急敗壞）：你是一個律師，事事講求證據。這是你的專業，也是你的優點，我對你這種刻意保持自己的公正無私的態度很是尊重；但你不會想到，這也是你的缺點，你的偏見，你的無知，這點我相當地憐憫你。

移民官（微笑地拿起筆來找簽字的地方）：我很喜歡你，不過你還是犯了偽造文書罪。

記者（急迫地有些歇斯底里）：你慢點簽字，讓我再勸你一句罷！你不能老是相信你所看見的表面的真實，卻完全忽略了真實背後的影像。你不知道，當你掌握真實的時刻，真實會自己分解而消失……

移民官（微笑地停筆，語調充滿著感性）：又是你那似真非假的空性理論？

記者（破斧沉舟的語氣）：是呀！你作為一個律師，除了律法以外，一定要有悲憫心……你先靜下來好好想一想我的話再簽字……再怎麼說，我鬥爭了數十年能活著在你面前說這番話，它背後所隱藏的業緣就不是你所能瞭解的……再說，你不批准，只是多了一項棘手的政治案件，何苦呢？

移民官：（……）

記者正沉吟於錄音機裏的聲音、準備抄錄移民官最為關鍵的決定時，辦公室房門倏忽間被用力推開，移民官垂頭喪氣地進門，一語不發坐在書桌後，粗魯地按下錄音機的按紐。記者吃驚地停止了筆錄。

記者（急迫地）：怎麼啦？

移民官（沒好氣地）：你準備走罷！

記者（小心謹慎地）：那好罷！我只賸下一點點，馬上抄錄完了……（順手按下錄音機按紐）

移民官（啪地把電源拔掉）：喂！行啦！不要再搞啦！

記者（發愣地）：這怎麼回事？我就賸下這麼一點，您為甚麼不讓我完成？

移民官（盛氣凌人地）：我說不准就是不准。

記者（委屈地）：但是我的筆錄工作已經持續三天了。

移民官：這個我不管，一切都停止。

記者：為甚麼？

移民官（將禮物從抽屜裏拿出，丟還給了記者）：你不要管為甚麼，你走罷！順便把禮物還給你們的主編，我不能收。

記者（愣住）：不行！您不告訴我為甚麼，我不走！

移民官：看來你的確有些問題……（痛下了決心似地）好罷！剛才有人報告我的上司，說我弄了一個不清不楚的人在辦公室裏，所以哭哭啼啼地，弄得兩邊隔壁辦公室都不得安寧……他們懷疑走廊上的大麻煙味是你帶進來的。

記者：喲！這可是冤枉，我可以解釋……

移民官（冷漠地）：你不需要解釋……大麻煙味我已經承認了，但你不應該在我的辦公室裏哭泣。

記者（焦慮地）：喂！我哭泣是有原因的，您是個律師，您總知道要給別人一些辯解的機會罷？

移民官（無奈又帶著尊嚴地）：好罷！那你說罷！

記者（如釋重負地）：哪。我在這三天裏，為這位共產黨員的情操感動不已，於是就有些情不自禁；真的，我與他的剛正不阿的精神幾乎到了分分秒秒都不得分割的融和地步，所以我在複誦抄錄的時候就不知不覺地哭啼了起來。

移民官：嘿！你這不是神經病是甚麼？

記者（急辯地）：這是真情流露……

移民官：我不管你的真情，但是你的筆錄不能帶走！

記者（驚駭的表情）：甚麼？

移民官：這是上級的指示！你不要怨我，我本來就不應該將這樁「機密」檔案曝光，現在你這麼一哭一鬧，弄到上級都知道了這件事，你的報導就更不適合刊登了。

記者（錯愕的表情，手足無措）：那我怎辦？這幾天來，我被這段錄音吸引，反倒將我的反移民立法風潮的撰稿都給擺在一邊；沒有了這個報導，我可能會丟掉飯碗的。

移民官（暴躁似地厭煩）：那我管不著！

記者（小心翼翼地）：您是樂於助人的……

移民官（態度轉趨和藹）：不要多說了，你走罷！我真的是愛莫能助。（起身，繞過書桌，一把拉起記者）

記者（情緒低沉、一副挫敗的表情）：拜託您啦！

移民官：走罷！走罷！不要把事情鬧大了！

移民官將記者推出辦公室，房門砰地關起；記者一時徬徨無著起來。

記者（慌慌張張、左顧右盼）：我這下子肯定要丟了飯碗……（失去理智地用力敲著移民官的房門，嘓嘓聲響徹走廊）你不能不給我機會呀……（敲門聲漸杳，自言自語地）媽的！求人不如求己，也沒甚麼了不起嘛，咱還不是就這麼面談過來的，換個場景不就成了？不就是那麼一個共產黨人嘛……

（劇終）

帷幕整個落下來了以後，一位《中美時報》的記者匆匆上了舞臺，逕自走到帷幕正中央，字正腔圓地對著臺下宣讀兩則新聞，引發離席觀眾引首眺望舞臺。臺上臺下一片騷亂。

有關共產黨員申請綠卡應該注意的事項

中國新聞組／綜合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電

近日有中國網民在北美論壇問：「申請綠卡時，是否要告知自己是共產黨黨員？」引發熱議，惟未有結論。媒體引述美國移民局及舊金山的移民律師事務所人員均堅定表示：「務必如實回答。」博聞社報導，據美國移民法，具中國共產黨黨員身分，或與其相關組織，例如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國全國工商聯等有關聯者均不得申請美國綠卡。即便欲申請人非共產黨黨員，只要與共產黨相聯，如金錢流通，皆可遭退，故很多人因此不敢承認。舊金山專門辦理移民簽證的王可必律師表示，申請綠卡時，美國政府會根據申請人所提供之資料為依據，如當初加入共產黨之因及涉入黨務多寡等，並不會因為共產黨黨員身分而一概否決。填寫人務必誠實回答不得隱瞞。根據美國移民局網站，若申請人能提出當初入黨時，是非不得已或是其實不清楚黨的本質和目的等依據，則得以被豁免。

加州新年新娛樂 合法大麻商店首開張

中央社洛杉磯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三十日綜合外電報導

美國加州數十家甫獲州政府核發販售大麻許可的商店，即將在新年第一天開張。不想只喝香檳慶祝新年到來的加州成年民眾，這次還可享用首度從本地合法商店購買的消遣用大麻。路透社報導，二〇一八年一月一日起，加州將成為美國第六個能夠在受監管和課稅之下合法販售消遣用大麻的州。其它五州分別為科羅拉多州、華盛頓州、俄勒岡州、阿拉斯加州和內華達州。由於六州當中加州人口最多，將成為美國最大的受監管大麻商業市場，市值估計達數十億美元，因此新的一年也將開啟美國用藥文化新篇章。由於相關規則尚未審核完畢，加州政府本月中才開始核發暫時販售許可。